



中復堂全集
十八

和
854
18



康輜紀行卷之十

桐城姚瑩展和甫

默深以痕都斯坦為中印度余按南懷仁坤輿圖瀕南海
 有地曰印度斯單即痕都斯坦之音轉也印度者地名斯
 單斯坦者國王之稱亦作算端亦作算灘亦作士丹皆君
 長之稱也坤輿圖之奔加刺即孟加刺亦即東印度其西
 有安日河長四千八百里分七岔入海而印度斯單在安
 日河之西其西南為本斯利巴當西北為莫臥爾其西為
 西天竺又西為印度河長四千里然則印度斯單正在其
 中此可為痕都斯坦即中印度之證

右痕都斯坦
即中印度

南懷仁又云莫臥爾印度有五惟南印度仍其舊餘四印
 度皆為莫臥爾所并其國甚廣分十四道象三千餘嘗攻

西印度其王統兵五十萬馬十五萬象二百每象負一木
臺容人二十載銃十門大者四門每門駕牛二百載金銀
五十巨罌以禦不勝盡爲莫臥爾王所獲東印度有大河
名安日謂經此水浴作罪悉得消除五印度人咸往沐浴
冀滅罪升天余按據此之言莫臥爾兼四印度則痕都斯
坦亦在所并內矣圖內莫臥爾在印度斯單之北明爲二
地印度斯單既是痕都斯坦爲中印度則莫臥爾當爲北
印度豈卽克什彌爾耶圖內印度斯單及西天竺之南有
國曰阿里沙曰古爾官韃曰木斯利巴當曰加納刺曰毘
斯納加又總名曰印地亞蓋皆南天竺矣

右莫臥爾
卽北印度

一統志曰俄羅斯在喀爾喀楚庫河以北東南至格爾必
齊河北岸自大興安嶺之陰以東至海與黑龍江所轄北
境接界西接西洋西南至立爾扈特舊國及準噶爾界北
至海瑩按海國聞見錄俄羅斯在細密里也之西南濱死
海西接普魯社死海又名裏海死海之南爲東多爾其西
多爾其西多爾其臨地中海俄羅斯西南之境或有近中
海者若其西境則隔普魯社外黃邠荷蘭佛蘭西是班牙
葡萄牙諸國方至西洋約近萬里少亦六七千里不能接
也南懷仁坤輿全圖無俄羅斯惟死海之西稍北有我羅
定其北有沒箇斯未亞一作莫哥斯未亞艾儒略職方外
紀云亞細亞西北有大國曰莫哥斯未亞東西徑萬五千
里南北徑八千里中分十六道魏默深云卽俄羅斯也顛
林圖死海之北有北叻思國又北有羅沙國余謂羅沙國
卽俄羅斯國都北叻思國蓋其南藩新地耳歐羅巴人四

洲志曰俄羅斯舊國卽古時額利西意大里之東北邊地
所謂西底阿土蕃是也近數百年始強盛疆域甲於諸洲
有在阿細亞洲者有在歐羅巴洲者有在墨利加洲者其
在歐羅巴洲七區曰東俄羅斯西俄羅斯南俄羅斯北俄
羅斯小俄羅斯加匭俄羅斯並有所得南隅回教地及潘
地東界阿細亞洲內部落西界波蘭普魯社及歐塞特界
南界都魯機北抵冰海幅員二百零四萬方里又有所得
阿悉亞洲卽阿細亞洲南懷仁作亞細亞洲之新藩地共四部落總分二
區曰東悉比里阿西悉比里阿東抵海北抵冰海西界歐
羅巴洲內部落南界中國蒙古索倫幅員五十萬方里在
墨利加洲內部落者僅葛西模斯一小隅之地方里無紀
載其國都原建於大俄羅斯之莫斯科後改都於東俄羅

斯之比特格今仍還舊都余按四洲志所言方里者開方
法也開方法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
里者萬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方一里者一百萬今
云在歐羅巴洲者幅員二百零四萬方里是僅長二千里
寬一千里又長二百里寬二百里耳衍而伸之以方五百
里計亦僅長四千里闊五百里又長二百里寬二百里耳
在阿細亞洲者五十萬方里以方二百里計之當長二千
五百里寬二百里然東自黑龍江之東海邊西至普魯社
實近二萬餘里此方數殊不合則所云方里者不足據也
志又云在阿細亞洲者戶百有三萬八千三百五十六口
在歐羅巴洲者戶六千五百萬口既有戶口之數則幅員
方里不應不確豈譯數有誤耶如職方外紀所云東西萬

五千里南北徑八千里者似為近之若西域聞見錄言其國東西距二萬餘里南北窄狹自千里至三千餘里不等猶約略之辭耳

默深西洋沿革圖死海之西南有南都魯機一名度爾格又名西女國其西北為北都魯機一名度爾格又名額力西又名尼勒祭又名呢哞呻余按此云南北二都魯機皆俄羅斯之南屬即陳倫炯圖內之東西多爾其也西人地圖作土爾其土都音近呢哞呻又在西多爾其之西北陳圖不誤默深謂呢哞呻即北都魯機恐誤又按南懷仁圖北海之南臨小西洋東接回回有地名法爾齊地產五色石金剛石青石其西北又有地名百爾西亞在莫斯科未亞之極南疑即陳圖之兩多爾其魏圖之兩都魯機也南

圖百爾西亞之北為大白理斯單東連回回豈即陳圖之包社大白頭耶大小白頭皆回回國也默深以百爾西亞即包社回國陳倫炯曰大小白頭二國北接三馬爾丹即噶爾旦之本國也三馬爾丹之北鄰細密里也國細密里也之西為俄羅斯國小白頭東鄰民呀國民呀人黑穿著皆白類似白頭英機黎荷蘭佛蘭西聚此貿易民呀之東接天竺佛國民呀東南遠及暹羅民呀之南臨海民呀之北接哪嗎西藏及三馬爾丹國屬余以南懷仁圖考之五印度莫臥爾之北有撒白勒斯單即三馬爾丹也東南隔大流沙為西番即天竺佛國矣北有箇拉散似即陳圖之噶爾其也北有阿被河長七千二百里其河之西北近冰海為西北里亞亞也音相近似即陳圖北近冰海之細密里也

右南

北都
魯機

西域聞見錄言鄂羅斯之外有控噶爾國更大於鄂羅斯
余以歐羅巴人四洲志考之所云控噶爾國在鄂羅斯西
北卽普魯社其北卽冰海其西爲綏林國那威國連國瑞
丁國大尼國其南爲波蘭國卽波羅尼爲歐色特里阿國
一作莫爾大未亞其西南卽地中海據此言之控噶爾初
不甚大何至如聞見錄之所云乎蓋回子行商其國彼國
人故作夸大之詞而七椿園以所聞記之非其實也松湘
浦諸人已辨之矣

右控噶爾

程文簡論莊子曰莊周之書大抵以無爲至以有爲初其
內篇之首寓意於逍遙遊者是其特起一書類例示化有
入無宗本而人多不之察也夫遊而至於逍遙則意欲鄉
而神已達了無形迹得爲拘閔矣其曰遊豈真遊哉精神
之運心術之動念慮所及莫非遊也其遊也與聖人過化
之過同也其不遊也與聖人存神之存同也而可求諸足
跡踐履閒哉夫遊而得至於此則旣從心不踰矩而猖狂
蹈大方矣借欲舉以告人亦將無地可以寄言則夫託物
以喻遊而絕迹以明無乃其出意立則與人致覺者也是
故鳩之決起鷦之騰躍鯤鵬之搏擊列子之御風雖大小
精粗絕不倫等率皆於假物乎言道非徒設諧怪以騁辨
博而已也二蟲笑鵬物是未及乎培風者也不風之藉而
羽翰之恃正如下愚自用不從格物以求致知雖作勢而
上樁枋揄翔蓬蒿稍起輒墮無與爲力焉故也鵬搏扶搖
上至九萬里由北海望南海背負青天而風反在下無一

物能爲隔闕則假物之效殆極於是是猶躡善信而致美
大超乎其爲大人亦既洪矣

洪卽宏字
宋人諱宏

然有不能逍遙者

勢負之翼翼資之風其人也以物曾不若列子謝棄行跡
御風冷然更爲無著也凡此三義者每况愈上以至列子
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亦必有冷然者以供其御
而非能自往自復也反覆致意既已詳盡然後直挾其奧
而爲之言曰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秉天地之正
而御六藝之辨以遊無窮者彼夫且惡乎待哉夫其以有
待無待譬喻有無深淺而鵬與列子皆未得爲逍遙則其
化有復無之指其不因事而自著矣哉得此說而通之凡
其寓言所向雖精密荒唐意緒不一而要其歸宿瓦礫塵
垢無適而非至理也古今多罪周之詆訾堯舜孔子則相

與引繩排根一切斥爲異端此爲世立教者所當然也然
而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尙見稱於夫子則
周之所以自處者清淨無欲而其所排棄者又皆推見禮
法敗壞之自而歸諸見素抱樸之域其折衷輕重有深意
雖放其言亦隱遯疾邪者之常不足多責也若夫談道之
極深見蘊奧或時假設古人事爲以發其欲言之心肖寫
世閒物象以達其難言之妙凡魯論周易微見其端者至
周而播敷展暢煥乎其若有狀可觀而有序可循何可少
也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周之言其當槩廢乎至於放言已極
太無町畦周亦自傷其過也則又取治道本末而究言其
精如九變五本使選堯舜之君出爲陳之其真放蕩無檢

如槌提絕滅所云乎哉余謂文簡之言於莊子可謂得其要矣當周程張子諸大儒講明理學之時文簡能為此言

是其天資誠有過人者矣

右見程氏攷古編從高明府借閱

右程文簡論莊

攷古編今外官給津驛券其色目有儉錢人有衙官本唐

制也唐制在官者給防閣伏身白直親事守當等人以供

役使已乃敕身當是役者出錢代役數各有差開元二十

四年令百官防閣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則

始以所入防閣白直等顧錢正供百官俸入也今其事日

遠而給券者猶載其初色目多少之則余按百官自有食

俸其在官之人供役使者自不可少故定其制其身當役

而不能供者出錢於官顧他人代役耳非徒出錢已也若

役可免則當裁其役矣豈得收使出錢乎今制外官有俸

有養廉皆給本官又有役食以給吏役諸色官人皆徵自

地丁由布政司給領按月計之即唐制遺意也惟養廉一

項始自本朝雍正年間前古所無程文簡謂唐以所

入防閣白直等顧錢正供百官俸入恐非也

右唐時

官給月俸

程伊川為講官坐而授經哲宗不悅以為妄自尊大此小

人不悅於伊川讒害之也程文簡考古編曰舊講筵雖當

講者亦坐仁宗富於春秋乃立侍便於指示遂為故事然

則宋之初制講官本得坐講伊川依祖宗舊制何妄之有

續通鑑宋神宗熙寧元年呂公著王安石等言故事侍講

者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

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韓維刁約胡宗愈宜

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劉攽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言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道樂德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龔鼎臣蘇頌周孟陽王汾韓忠彥皆同攽議曰乾道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輕議變更帝問曾公亮公亮曰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畱帝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瑩謂呂王之言韙矣劉以經術名者而其言卑鄙如此何哉既知使坐以示人主尊道樂德則不使坐者爲不尊道樂德矣何不以尊道樂德成其君之美而降其君於惡乎又不命而以請爲異獨不思一爲定制卽上命矣况此坐講本祖宗之命乎且講官自請或猶以爲嫌呂王當時非講官何得以請爲嫌耶仁宗

幼年登阼不知坐講故事而其後遂無言者諸臣之誤也今不從天禧以前之美而蹈乾興以後之失何取乎經術哉龔蘇以下更不足責矣明道是時亦以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爲悖疏論之明道亦未爲講官也神宗旣納此言命坐而安石不敢是亦爲攽言所惑矣

右伊川坐講遵祖制

嘉慶之末余令龍溪得邑人王大海所著海島逸誌嘉慶初年刻本也載東南洋及西洋海國風俗地圖遠近甚詳自琉球小呂宋噶喇吧至英吉利諸國悉備與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二書攜至臺灣爲觀察胡公承瑛借去本之作海天客話余罷官以憂內渡二書未還其所著海天客話亦未之見也道光十八年余復至臺購得海島逸誌刻本則已非原刻其原書言英吉利蓄心叵測製爲鴉片煙土

以毒中國既竭我之財又病我之人而於其本國夷人立法甚嚴食之者死其說甚長王蓋隨其鄉人賈於噶喇巴之巴寶瓏齋於呷必丹久之乃歸故習諸洋夷國情事也後刻之本不知出何人手凡言鴉片烟事皆全削去胡公已歿原刻無從得之惟海國聞見錄則書坊猶多舊刻而字多漫漶矣

右海島逸誌

朱子修綱目編年書法多采前人論說之善者如三國之帝蜀漢蓋從習鑿齒之漢晉春秋也唐中宗廢爲廬陵王每於歲首必書帝在房州世以爲從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不知此從孫甫唐史之論斷也孫之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爲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僞周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所議書武后事于中宗紀中武后改年是皆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他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右論如此是唐世史臣已有正議而孫從之故爲千秋之公論非一人私言也孫字之翰歷官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其所修唐史始以仁

宗康定元年庚辰至皇祐四年壬辰草具嘉祐元年丙申成書七十五卷未上而病但有紀傳而無表志以意在明治亂昭法戒制度儀文則有司存也古人著書皆採輯眾善言多冊重例不標明所自非如考訂家以多證爲長也

右綱目取孫甫唐史論斷

蘇文忠烏臺詩案起於元豐二年三月御史裏行何大立摘其出知湖州謝上表中語指爲訕謗未及他詩文也奏入神宗但批送中書而已至七月御史裏行舒亶始搜取外聞印行詩文四冊奏之請用重典付有司國子博士李宜之亦摘靈壁張氏園亭記奏之上猶批送中書是時呂公著爲相未究按之也於是御史中丞李定遂爲四可廢之奏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神宗意動乃令以前後四狀

并冊子送御史臺根勘矣御史臺檢會送到冊子題名是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全冊內目錄一卷詩文三卷錄付中書門下奏據審刑院刑部尙書刑部狀御史臺根勘到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爲作詩賦并諸般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誥爲留蘇軾譏諷文字及上書奏事不實按之是當時提勘到御史臺者惟公及晉卿二人其詩文章涉諸人初未按勘也公自徐州改知湖州以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七月二十八日申使皇甫遵至湖州勾攝八月十八日赴御史臺根勘二十日供狀除山村詩外其餘文字并無干涉時事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始供自來有與人詩賦往還人數姓名有此罪愆甘伏朝典十月十五日奉御寶批

見勘治蘇軾公事應內外文武官會與蘇軾交往以文字
 譏諷政事該取會驗問看若干人聞奏至十一月二十一
 日准中書批送下本所伏乞勘會蘇軾舉主奉旨李清臣
 按後聲說張方平等並收坐又奉旨王鞏說執政商量等
 言特與免根治外其餘依次結按聞奏二十八日權御史
 中丞李定劄子云蘇軾公事見結按次其蘇軾欲乞在臺
 收禁聽候敕命斷遣奉旨依奏三十日御史臺根勘結案
 狀云前令王誵送錢與柳校丞後留僧思大師畫數軸并
 就王誵借錢一百貫為婢出家及相識僧與王誵處許將
 祠部瑩按即來取并會將畫與王誵裝稍并送李清臣詩
 欲於國史中載所論并湖州謝上表譏用人生事擾民准
 敕臣僚不得因上表稱謝妄有詆毀仰御史臺彈奏又條
 海行條貫不指定刑名從不應為輕重准律瑩按又條者
 也海行條貫者海內通行之條貫也凡諸不應為事理重
 者杖八十斷合杖八十私罪又到臺累次虛妄不實供通
 瑩按通明也如今准律別制下問按推瑩按別制者報上
 不以實徒一年未奏減一等合杖一百私罪瑩按此擬一
 作詩賦等文字譏諷朝政闕失等事到臺被問便具因依
 招通瑩按因依如今之犯事人自具准律作匿名文字謗
 誣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准敕罪人因疑被執贓狀未
 明因官監問自首依案問欲舉自首又准刑統瑩按刑統
 犯罪按問欲舉而自首減二等合比附徒一年私罪係輕
 更不取旨瑩按此擬一作詩賦及諸般文字寄送王誵等
 致有鏤板印行各係譏諷朝廷及謗誣中外臣僚准敕作

匿名文字嘲訕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情重者奏裁准

律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准敕館

閣貼職按貼職如今之兼銜非實官也許為一官或以官或以職臨

時取旨按此擬罪之三條據按蘇軾見任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并

歷太常博士其蘇軾合追兩官勒停放按勒停放者勒令停其放官也

准勅比附定刑慮恐不中者奏裁其蘇軾係情重及比附

并或以官或以職按官者階銜職者見任奉旨蘇軾可責授檢校水

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按李定

王安石所薦也陳襄彈之未行問除御史宋次道李大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固宜與此獄矣

右余從高糧務假得烏臺詩案錄其始末如此蘇公事稍

涉史者無不知之惟獄具之辭及宋時根勘官中文狀文

學之士多未見故詳記之宋以前未有以詩文構禍者唐

人於明皇楊太真事播為詩歌人主曾不寘問蓋猶存古

人賤賦矇誦之義昭法戒於來茲俾人主知有微畏雖孝

子慈孫不能諱祖宗之惡也前乎此者惟周厲王使巫監

謗者告則殺之道路以目三年流王於彘自此後人主監

之至宋神宗專信王安石始不畏天怒不畏人言然安石

在朝時不過貶黜言官異己者茲已去位而其黨乃與文

字之獄前古以來所未有也御史臺勘按援引律文初無

文字謗訕應作何罪名之條不得已比附作匿名文字徒

二年律夫匿名者匿己之名作為飛語陷害他人也今友

朋文字來往以詩賦寓諷刺之義是古人騷雅之作也聞

者不知為戒反怒而罪之罪之者羣小也觀神宗見表初

不問之既見御史彈奏亦僅送中書數月不問是猶有人

君之度也迨獄既成始予貶謫猶存員外官階非始終愛

才之主乎以此見宋朝忠厚寬大德澤於士大夫者不可

及也仁宗時衛尉寺丞邱濬作詩誦謗執政請誅之帝曰

乃薄降饒州軍事右烏臺詩案謝辭二條

五代孟昶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人子弟

不識稻麥之苗村落閭巷閒絃筦歌聲四合筵會晝夜相

接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閒盛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

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其後石曼卿為

芙蓉城主故知為成都之神矣後苑有瑞牡丹其花雙開

者十黃白各三紅白相間者四昶宴羣臣皆有賦詩又于

芳林園賞紅梔花青城山中所進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

酒亦異品也嘗八月遊浣花溪富民夾江皆榭亭榭遊賞

之處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

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僊之境昶曰曲

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王廷珪賦詩曰十字水中分島

嶼數重花外見樓臺其盛如此今則浣花溪去江頗遠岸

上民居亦寥落矣孟知祥頗好學性既寬仁待人以禮有

威惠薨之日蜀人甚哀之昶亦好學愛民為文皆依理嘗

以王衍浮薄好輕豔之辭非之今所傳戒州縣文爾俸爾

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蒼難欺者其所作也戒文凡二

十四句此四語尤警策洵足悚目動心矣又嘗刻石經於

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又嘗纂集本草作書林韻會宋

儒黃公紹韻會舉要蓋祖之也五代僭偽之君文學惟昶

為最其父子享國四十年上下太平無事蜀構杌稱王全

滅入蜀昶降歸宋登舟行日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得民如此於歷代亡國之君洵為可取也

右蜀孟昶有善政

王衍時韓昭為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徇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清城疑當作侍

郎親情果園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昭後為

王宗弼所殺梟其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右見張唐英蜀

檮杌余為詩弔之曰廣南自古著貪泉蜀錦澄江色更鮮

猶有巴蓬能不惜坊過金馬為君憐唐時果州今順慶府南充縣閬州今保寧府

府閬中縣壁州今通江縣集州今南江縣也宋為難江縣唐人撰有難江公山威惠廟記縣神乃漢張魯也見王象

之蜀碑記右韓昭好路被嘲

大士閣階下楊柳一株舊葉方脫新葉青已滿枝成之別

駕轉益思歸余酌酒為一絕慰之曰又是黃花爛漫天錦

城秋色憶無邊階前楊柳還相妬蚤遣青枝忤客筵

右酌丁咸之詩

東坡烏臺供狀云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年四十四歲

本貫眉州眉山縣高祖祐曾祖杲並不仕祖序故任大理

評事致仕累贈職方員外郎父洵故任霸州文安縣主簿

累贈都官員外郎軾嘉祐二年進士及第初任河南府福

昌縣主簿未赴任開應中制科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

覃恩轉大理寺丞磨勘轉殿中丞差判登聞鼓院試館職

除直史館丁父憂服闋差判官誥院兼判尚書祠部權開

封府推官磨勘轉太常博士通判杭州就差知密州磨勘

轉祠部員外郎就差知河中府未到任改差知徐州未滿

就移知湖州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歷仕舉主陝西轉運副使陸誥舉臺閣清要任使提點兩浙刑獄晁端彥舉外擢任使權兩浙提刑潘良器京東安撫使向京並舉召還侍從權京東路轉運副使王居卿轉運判官李察並舉不次清要任使安撫使陳薦蘇濟舉外陟侍從提舉李清臣舉不次外擢任使提刑孔宗翰奏乞召還禁近軍判章字闕此軍判當是章傳奏乞召置侍從安撫使葉廉奏乞顯用提舉李孝孫乞召還侍從安撫使賈昌衡奏乞召還近侍軾任鳳翔府簽判日為中元節假不過知府廳罰銅八斤任杭州通判日不舉駁王文敏盜官錢官員公按罰銅八斤皆公罰並無過紀紀當作犯款招登科後來入館多年未甚進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與軾不同以此撰作詩

賦文字譏諷意圖眾人傳看以軾所言為當軾與張方平王銑李清臣黃庭堅司馬光范鎮孫覺李常曾鞏周邠蘇轍王鞏劉摯陳襄錢藻顏復盛僑王紛錢世宏吳瑄王安上杜子方戚秉道陳珪相識其人等與軾意同即是與朝廷新法時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進用之人軾所以將譏諷文字寄與右東坡先生履歷官階及當時舉主往來同志之人具於所供狀內記之於此為慕先生者有所考觀亦見宋時對簿之制

右東坡烏臺供狀

東坡烏臺詩案自說詩文最為明白遊孤山詩曰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言朝廷新法行後公事鞭箠之多也又曰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嘆一日娛言鹽法收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又曰歲荒無術歸亡逋鵠

則易成虎難模言歲既饑荒欲出奇畫賑濟又恐朝廷不從乃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戲子由云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秦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及滑稽傳優旃謂陞楯郎汝雖長何益乃雨立我雖短幸休居言弟轍家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所以比東方朔陞楯郎而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旃也又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是時朝廷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謂法律不足以致君於堯舜今時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之術也又云勸農冠蓋闢如雲送老糞鹽甘似蜜以諷朝廷新開提舉官所至苛細生事發譴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弟轍爲學官故有是句又云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例當作類饑貧言鞭箠此等貧民軾平生所慚今不恥矣以譏朝廷鹽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欲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兪希旦作監司意不喜其人然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爲陽虎也又山村詩第三首云煙雨濛濛鷄犬聲有生何處不安身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則自力耕不勞勸督也第二首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意謂山中之人饑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動經歲月也第四首云杖藜晨飯去忽忽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言百姓雖得青苗錢立便

於城中浮費使卻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又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子弟多在城中不著次第但學得城中語音而已以諷青苗助役不便也又差開運鹽河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畱滯愧淵明鹽法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落溝坑天雨助官政泣愁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胡彌淺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識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勿厭藜藿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軾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爲般鹽旣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閒有湧沙數里軾宣言開河不便自嗟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夫千餘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勞民轉致百姓疲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豬鴨軾亦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至此哉故云寄言故山友勿厭藜藿而思仕宦以諷朝廷開運鹽河不當妨農事也知徐州日寄和李清臣祈雨云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慚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南城望城北際天菽粟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恐天公不怨龍今年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言本因龍神慵懶不行

兩卻使人心怨天公以譏大臣不任職不能燮理陰陽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比大臣及百執事又自言無功竊祿與大臣無異也又和李清臣云五十塵勞尚足畱閉門卻欲治幽憂差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欲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軾爲屢言新法不便不蒙施行以朱雲自比言聖明之世無誅戮之事故軾未許與朱雲地下遊王粲在荊州依託作登樓賦中有懷鄉思歸之意軾亦欲作此賦也清臣差修國史送詩云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策不緣麟傳君此事全書漢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干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軾於仁廟朝曾進論二十五首皆論往古得失妄以賈誼自比欲清臣於國史中載所進論也次章傳韻云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顰豈不欲頑質謝鐫鏤梁冀竇憲因時君不明遂躋顯位竊威福用事而馬融班固二人皆儒者並依託之軾詆毀當時執政大臣不能效班固馬融苟容依附也送劉述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是時朝廷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官軾將謂今上有意征討胡虜以諷朝廷諸路遣使及置將官張皇不便又云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捕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資汚刀斧保甲連村團未便方田訟牒紛如雨邇來手實降新書決剔根株窮脈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以諷朝廷法度屢更事日煩多吏不能曉又

康輿紀行 卷之十一
云况復年來苦饑餓剝啄草木啖桑土今年雨雪頗應時
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空齋臥空無公
廚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蹈筵舞又云近來屢得山中信
只有當歸無別語猶將鼠雀偷太倉未肯衣冠挂神武意
謂邇來饑饉飛蝗蔽天之甚以諷朝廷政事闕失新法不
便之所致也酒食無備齋廚索然以譏朝廷行新法減削
公使錢太甚公事既多旱蝗又甚二政巨藩尙如此窘迫
所以言山中故人寄信令歸但軾貪祿未能便挂冠而去
也又云四方冠蓋鬧如雲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諷朝廷近
日提舉所至生事苛碎故劉述之宮觀歸湖山也潁州別
子由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爲弟轍曾在制置條制
充檢詳文字爭議新法不便也杭州寄子由云獨眠林下
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破車從此誓當作子來何
處問行藏又云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退未能意謂
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辨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
也遊徑山畱題云近來但覺世議隘每到勝處差安便以
譏朝廷之用人多是刻薄褊隘之人不少容人過失見山
中寬閒之處爲樂也杭州觀潮第四首云吳兒生長狎濤
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蓋言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致其閒有溺死者故朝旨禁
斷軾謂主上好興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東海二句言此
事之必不可成諷朝廷水利之難成也依黃庭堅韻答和
古風云嘉穀臥風雨菑莠登我場陳前謾方寸玉食慘無
光以譏今之小人勝君子如菑莠之奪嘉穀又云大哉天

宇閒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隱回廊茲時不少假
俛仰霜葉黃期君看蟠桃此日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
依路傍紛紛不足惜悄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
時如夏月蚊氓縱橫至秋自息比庭堅俟蟠桃進必遲自
比苦李以無用全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以譏當今
進用之人皆小人也差往湖州相度堤堰利害與知州孫
覺云若對青山談世事直須舉白便浮君言時事多不便
更不可說說亦不盡又云天目山前淥浸蕪碧瀾堂下看
銜鱸作堤堰水非吾事閒送茗溪入太湖軾爲先曾言水
利不便卻被轉運司差相度堤堰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
時世與昔不同而水利不便也題張方平樂全堂雜詠云
人物已衰謝微言難重尋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晉元
帝時衛玠初過江左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軾意
言晉元帝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張方平之文章才氣以
譏今時風俗衰薄也以衛玠比方平故云清談未足多感
時意殊深言我非獨多衛玠清談但感時之人物衰謝微
言難繼此意殊深遠也又云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
林蝮蝨亂廢沼蛙蠲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噫暗言軾少
年本有志欲和天子薰風之詩因見學者皆空言無實雜
引佛老異端之書文字雜亂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
屢有變改事多荒廢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蝮蝨之紛
亂故遂掩耳不欲論文也又云蕭然王郎子來自巖山陰
云見浮邱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爲悲吟以王
子晉比王鞏以浮邱伯比方平也

瑩按公時在徐州方願平令王鞏將詩來願

公正王度祈招繼惜惜據楚靈王欲求九鼎於周求地於諸侯令尹子革諫王其詩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靈王不能用以及於難軾欲張方平勿爲虛言之詩當作譏諷朝廷政事闕失如祭公作祈招之詩也

右東坡自解諷刺詩

坡公在烏臺初不肯延累眾人王晉卿先以往還詩交陳出李定等又執詩冊苦詰之公遂暢所欲言欲悉以上聞冀神宗之有感悟也瑩嘗論人臣事君固當稱美而不稱惡乃作爲詩歌昌言譏諷朝廷之失可乎曰譏諷可也諂諛則不可有別乎曰有所謂譏諷者心在君國不謀己私見有不利於君國之政不利於君國之人力不能去言不見用則假物以陳言因事以明狀陳小民之疾苦昭前人之炯戒俾得輾轉上聞庶幾吾君有萬一之悟耳不幸而終不能悟或更以爲罪雖九死而無悔此其忠愛之誠惟知有君國其譏諷也猶之在位之諫諍也是小雅騷人之旨也且必君國之失已明章於天下天下之人皆已嗟怨吾君非可隱諱之比在位亦既言之爭之未嘗面欺而腹誹也不用出外不忘吾君又親見民之困苦憔悴於虐政顧如未見者而置之則向日所言所爭者何事乎拳拳不已復欲言之爭之而職非言官既不得顯然上奏班非侍從更不能面對從容計無復之不覺其卽事卽物而感發也夫徒有感發而九重高遠何由上達則思從而播之如風之動於四方上下乃可以達其順而爲君子采之以進耶誠所願也不幸而爲小人摭以構焉亦所弗怨也曰吾

目見於外欲告吾君者果得告之猶之夫前此之言前此
之爭之心云爾而以所目見者爲言較前益爲切實安知
吾君不憬然悟而信之乎卽不遽信亦必有惕然不安於
中者則庶有萬分之一緩民命而利吾國者矣此忠臣之
所以爲譏諷也小人則不然何者有利君國何者有害君
國泛泛然不切於心也心志之所有步趨之所嚮惟知有
身家耳子孫耳何以利吾身家曰富貴何以利吾子孫亦
曰富貴故有能益我之富貴者則師之且父之矣不問其
人之姦否也如有損我之富貴者則怨之且讎之矣不問
其人之賢否也彼其所師所父者深矣更何知有君哉此
私門所以有死黨而公家所以少忠臣也小人失位則以
爲嗟怨雖不利於國亦歸過於君而播其君之惡是之謂
謗訕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下流者小人也焉有君
子而訕上者哉觀烏臺詩案然後知蘇公之所以爲忠也
右東坡諷刺不同謗訕

宋景德中李昉作益州名畫錄自唐肅宗乾元初至宋太
祖乾德閒圖畫之精者目之所擊五十八人品以四格逸
格一人孫位號會稽山人僖宗時入蜀畫西方天王部眾
人鬼相雜矛戟鼓吹縱橫馳突交加戛擊欲有聲響龍水
松石筆精墨妙雄壯氣象不可記述神格上品二人趙公
祐長安人寶厯開成閒爲李贊皇所禮范瓊不知何許人
開成中與陳皓彭堅全寓蜀中皆善畫天王佛像鬼子天
女大悲變相人物妙格上品六人陳皓彭堅不知何許人
畫之六法一曰氣運生動是也二曰骨法用筆是也三曰

應物象形是也四曰隨類賦采是也五曰經營位置是也
六曰傳移模寫是也六法名輩少該唯范瓊與皓堅俱盡
其美而范爲冠張騰太和末年止蜀川趙溫奇公祐子德
齊溫奇子唐乾甯蜀光天開三代居蜀一時名振盧楞伽
京兆人明皇時自沐入蜀張素卿簡州人爲道士乾符中
居青城山有老子過流沙五嶽朝真九皇五星老人呈諸
圖二十四化真人像容成子董仲舒嚴君平李阿馬自然
葛元長壽僊黃初平葛永瓚寶子明左慈蘇耽十二僊像
妙格中品十人辛澄建中閒在蜀李洪度蜀人元和中武
元衡重之左全蜀人寶曆中畫諸佛變相張南本中和年
閒寓成都相傳於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纔畢一老僧入
寺蹶仆於門下不知是畫但見大殿遭火所焚其時孫位
畫水南本畫火代無及者又於寶曆寺畫天神地祇三官
五帝雷公電母岳瀆神僊自古帝王一百二十餘幀高道
興成都人攻雜畫觸類皆長房從真成都人攻畫甲馬人
物鬼神有甯王獵射圖羌人移居圖冷朝陽王昌齡常建
官雪人京圖陳登斫鱸圖趙德元雍京人天福年入蜀畫
車馬人物屋木山水佛像鬼神獨步川中裴孝源公私畫
錄云自魏晉以來終於貞觀祕府并人閒畫共集成二百
九十八卷張懷瓘云昔梁武帝博雅好古鳩集名畫令鑿
者數人共詳名氏兼定品格供御賞玩及侯景作亂江陵
府將陷元帝先焚內庫書畫數萬卷深可歎惜其後帝王
亦有兼愛人多進之又盈祕府天后朝張易之奏召天下
名工修諸圖畫因竊換真本私家收藏僞本將進易之歿

後為薛稷所得稷歿岐王所獲慮帝忽知乃盡焚爇吁天
 下重寶再經灰燼當時天府所藏多涉於偽人間所畜或
 乃是真古畫類經焚燒積年散失能祗在者得非稀世之
 寶耶蜀因二帝駐蹕昭宗遷幸自京人蜀者將到圖書名
 畫散落人閒固亦多矣杜天師在蜀集道經三千卷儒書
 八千卷德元將到梁隋及唐百本畫或自摸搨或是粉本
 或是墨跡無非祕府散逸之本相傳在蜀後學之幸也常
 粲雍京人也咸通年入蜀路巖禮之粲善傳神雜畫有七
 賢像六逸像女媧伏羲神農像謂之三皇圖立釋迦像孔
 子西周問禮像名醫下蠱像龍樹驗丹圖驗當作煉玉局化壁
 道門尊像甚多常重胤粲之子僖宗幸蜀回日蜀民請留
 寫御容於大聖慈寺宣令重胤中和院上壁及寫隨駕文
 武一百餘人黃筌成都人幼有畫性才處士教之竹石花
 雀又學孫位龍水松石李昇山水竹樹皆曲盡其妙孟知
 祥建元授翰林待詔淮南通聘有生鶴數隻蜀少主命筌
 寫鶴於偏殿之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
 蹇足者精彩體態更愈於生往往生鶴立於畫側蜀主歎
 賞遂目為六鶴殿又於八卦殿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
 五坊使呈進白鷹誤認殿上畫雉為生掣臂數四蜀主歎
 異命翰林學士歐陽炯撰壁畫奇異記以旌之筌有春山
 圖秋山圖山家晚景圖山家早景圖山家雨景圖山家雪
 景圖山居詩意圖瀟湘圖八壽圖妙格下品十一人李昇
 成都人小字錦奴山水天縱不從師學每含毫就素必有
 新奇桃源洞圖武陵溪圖青城山圖峨嶺山圖二十四化

山圖後學得之以爲亡言師明皇朝有李將軍擅名山水蜀人皆稱昇爲小李將軍李昇張元杜觀龜刁光胤蒲師訓趙忠義黃居寶黃居案李文才阮知誨張政能格上品十五人呂巽竹虔周行通孔嵩石恪杜楷杜宏義杜子瓌杜敬安蒲延昌趙才程承辯邱文播阮惟德楊元真能格中品五人道士陳若愚張景思麻居禮僧楚安滕昌祐能格下品七人姜道隱禪月大師俗姓姜氏名貫休字德隱天復年入蜀王先主賜紫衣師號師之詩名高節宇內咸知善草書圖畫時人比之懷素師閻立本畫羅漢十六幀龐眉大目者朵頤隆準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胡貌梵相曲盡其態或問之云休自夢中所覩爾又畫釋迦十弟子亦如此類人皆異之當時卿相皆有歌詩求其筆惟可見而不可得也太平興國初太宗搜訪古畫給事中程羽收蜀以貫休羅漢十六幀進呈張詢宋藝道士李壽儀僧令宗邱文曉右畫錄敘五十八人凡二卷余摘記之蜀故名都詩畫名人畢萃於此亦盛矣哉

右益州名畫錄

名畫錄載李贊皇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真記曰益州草堂

寺原註成都記云寺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原註節度使職

不帶尹則帶長史非今賓佐也代稱絕跡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

狀乃知草堂續事靡不造真昔巖野旁求徒聞審相稽山

高謝唯上鎔金孰若託之丹青妙畫神照然楚國祠廟魯

王宮室暨此邦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粲然可觀唯有

慕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與夫年代既遠遺像猶存入廬

室而煙霞暫披拂浮埃而瑤林斯睹余以精廬甚古畫壁

將傾乃選其功德尤著五人模於郡之廳所追惟二漢臺閣皆有圖寫黃霸于定國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師德行君子而居功臣之右今之所取其在茲乎采色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敘其事以貽來哲太和四年閏十二月十八日劔南西川節度大使知節度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贊皇縣開國伯李德裕記

右李贊皇五長史寫真記

李暉載此文前云浣花龍興寺成都記云本正覺寺內有前益州長史臨淮武公元衡并從事五人具朝服繪於中堂淳化五年兵火後無畫蹤矣余按杜少陵草堂本以齊周容言蜀有草堂寺林壑可懷故名其堂寺蓋古矣李贊皇以太和四年作記上距少陵作草堂時約五十年距作寺四十餘年記文稱草堂寺而李碑乃在正覺寺似卽一地不知何時改正覺又改龍興也宋太宗淳化五年賊李順陷成都遣宦者王繼恩討平之成都記宋人撰所云兵火蓋指此也本書前敘房從真畫云王蜀先主於浣花龍興寺修聖夫人堂則龍興之名舊矣豈以僖宗幸蜀名之耶非帝王之興不得有此名也容齋隨筆云成都龍興寺碑前蜀王時所立及唐諸帝諱皆闕畫云正覺名寺又在龍興前是正覺龍興皆唐代寺名草堂至此三易名矣然贊皇記云草堂寺列畫前長史十四人又云精廬甚古畫壁將侵計其時至宋淳化五年凡一百六十五年何得尙有武臨淮像且贊皇記稱前長史十四人此只一人亦屬不合豈浣花草堂寺外別有正覺寺耶是可疑也

武公帥蜀在韋

康輜紀行卷之十一
南康後順宗永貞元年也明年憲宗元和元年武公人相距贊皇帥蜀蓋二十五年矣
溪草堂寺

右浣花

宋韓拙山水純全集曰昔人云畫有六要一曰氣氣者隨
行運筆取象無感二曰韻韻者隱露立形備儀之俗此四字未詳
三曰思思者頓挫取要凝想物宜四曰景景者制度時
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雖依法則運用變通不質不華
如飛如動六曰墨墨者高低暈淡品別淺深文彩自然似
非用筆有此六法者神之又神也瑩按此言六法與李暉
不同蓋各以所得言之

右韓拙論畫

康輜紀行卷之十一終

康輜紀行卷之十一

桐城姚瑩展和甫

宋人崔敦禮芻言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余
愛其言治曰得民之勞者昌得民之憂者康得民之死者
強不有逸之孰為勞之不有樂之孰為憂之不有生之孰
為死之又曰醫之活人方也殺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
也亂天下亦法也方能治病而不能盡天下之病遇病而
不通於方殺人矣法能治變而不能盡天下之變遇變而
不通於法亂天下矣九人履其一跌焉則跌者恥九人跌
其一履焉則履者不能為俗赭衣墨服舜之刑寬矣而民
愈避斷支體殘肌膚秦之法嚴矣而民愈犯民非畏寬而
易嚴也法寬則刑者少刑者少則民為恥矣法嚴則犯者

多犯者多則民爲玩矣舜之民十人而九履者也秦之民
十人而九跣者也又曰危國若實安國若虛盛世若不足
衰世若有餘危國若實府庫溢當作也安國若虛損在上
也盛世若不足民儉而重本也衰世若有餘俗媮而縱欲
也又曰尊卑殊貴賤異民至卑賤而不敢爭者也尊逸而
卑勞貴榮而賤辱民至勞辱而不敢怒者也不敢爭則欲
之至矣不敢怒則怨之至矣怨欲在心如物之有毒如蓬
之藏火亂之所蓄與是故聖人之治不曰不爭不使敢欲
不曰不怒不使可怨祿不以功爵不以德啓民之欲者也
法禁煩徭賦重賈民之怨者也又曰媒妁譽人非不美也
而人莫之德取庸而強之飯非不勤也而人莫之惠有所
利而名仁者非仁也有所要而稱義者非義也慈父之愛
子不可移於性非爲報者也聖王之養民不可改於心非
求用者也是故至仁不爲恩至義不爲功至仁所施不知
親而親之至義所加不知尊而尊之又曰非弓矢無以射
非法令無以國人有憂射之不中者曰是弓矢之過也調
弓矯矢而去愈遠憂國之不治者曰是法令之過也變法
更令而亂愈甚矣是故弓矢中之具也非所以中也法令
治之具也非所以治也其言行曰譽人而無要譽毀人而
無反毀斯毀譽之當也譽人而人亦譽之則是自譽矣毀
人而人亦毀之則是自毀也自譽仁之賊也自毀義之賊
也又曰鷦巧而危離拙而安離或作鳩巧不足則鷦脫其危矣
拙不足則離失其安矣是故智不欲有餘愚不欲不足智
不足者厭事者也守常者也畏行險者也愚不足者無能

而為有能無用而為有用無智而為有智者也智不足可
 以免過愚不足乃以失宵又曰君子之為善貴乎有止也
 為仁止於愛為義止於宜為禮止於敬為智止於知愛而
 不止不仁矣宜而不止不義矣敬而不止不禮矣知而不
 止不智矣又曰福者禍之先也利者害之始也恩者怨之
 媒也譽者毀之招也君子不要福故無禍不求利故無害
 不廣恩故無怨不敢譽故無毀又曰好賢者輕譽好仁者
 輕予好義者輕許輕譽失實輕予失恩輕許失言又曰古
 之隱也將以為止也今則將以仕也古之儉也將以為廉
 也今則將以為貪也古之禮也將以為遜也今則將以為
 爭也又曰設機以拒禍者禍之標的也任數以防亂者亂
 之藪澤也局牆固而盜賊至矣權量作而鬪爭興焉革堅
 而兵刃利焉城成而衝械或作梯生焉智不可以勝姦也勇
 不可以禦暴也辨不可以釋誹也險不可以避患也其言
 學曰工求其工學者亦求其工乎曰雕鏤剗刷木之病也
 織織組麗絲之蠹也穿鑿破碎道術之衰也鈎棘排偶文
 章之弊也工乎工乎拙者笑之矣又曰持寶以求市者不
 欲人誇之擇善而求友者不欲人譽之薄我貨者欲與我
 市者也嘗我行者欲與我友者也故君子因譽而情疏因
 諍而友密又曰相入者相賊不相入者相息膠漆之投天
 下莫解焉而同歸於物冰炭之反天下莫合焉而各全其
 天故情壞於所溺心壞於所雜君子之性惡其有人也

右芻言

吳箕常談云轎今人所乘竹輿也漢書嚴助傳輿轎而踰

嶺輶之義與今正同服虔音橋謂橋梁隘道輿車也臣瓚謂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輶音旗廟反師古以服音爲是而項氏爲繆以今世俗所呼則服音爲繆余按橋中高而前後下輶形似之故字從喬喬高也俗人不知音義故從項說

常談又云何比干孝武時爲廷尉張湯持法深刻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以千數其子孫至肅宗時猶有顯者湯之後亦累葉貴盛至東都益顯善惡之報果何如耶余謂湯已身受禍矣故更無殃及子孫而身爲大臣執法不市已恩有爲國受惡之義子孫之昌亦其宜也

又云史臣譏漢宣帝爲不用儒術宣帝非不用儒其不用者妄儒爾曰漢之賢輔孰如魏相剛直篤學孰如蕭望之帝則任相爲宰相又以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既羣試其政事位御史大夫相明經以賢良登第相與望之非儒而何張禹匡衡當時皆有薦者又經試問疑若可用帝悉罷歸其後二人皆懷姦匡衡之畏事石顯張禹之依阿王氏終亡漢室至於僮鄉之封幾同壟斷肥牛之請貪汙身後漢之大姦無若二人帝之不用儒者如此賢矣哉余按嗣之儒者而持論如此由與金谿游講明義理故也嗟乎子夏聖門文學之科也不惟深通六藝而尤以講習禮樂制度爲事夫子他日顧謂之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小人者義利之辨而已卽子夏自言亦曰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交朋友有信雖曰未學必謂之學世之俗儒何不一猛省也

又云世俗於清明前一日謂之寒食在春最爲佳節其俗以爲由介之推火死故爲之不舉火而食熟物寒食之義始此然以史考之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之推火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輒冬中一月寒食莫敢煙爨民甚不堪歲多死者舉乃作弔書以寘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所忍爲民俗難革卽此考之則子推之死當在十一月民寒食故在冬中也今之寒食乃在三月初節與盛冬益遠豈亦自有所謂龍忌之禁章懷以心星爲言亦未必不然荆楚歲時記云冬至後一百五日必有風雨謂之寒食魏武令云冬至後一百五日民多寒食又豈周舉所謂盛冬去火殘損民命者耶瑩按介之推晉人於荆楚無涉一在冬中一在春季時亦不同自是兩事意周舉作弔書後太原之俗遂革而荆楚之俗猶存附會者遂以爲一事耳又案寒食不同之說始於洪景廬北宋人在吳箕之前查初白云汝南先賢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日寒食鄴中記云并州冬至後一百五日爲介之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後世以清明前一日爲寒食本此馮星實云荆楚歲時記引琴操以介子推作介子綏以清明前一日爲五月五日不得舉火舉鄴中記又不同瑩按介子推事最先見者後漢周舉傳其後乃有汝南先賢傳鄴中記琴操及荆楚歲時記當以後漢書爲正鄴中記晉人所作魏武時已稱爲冬至後一百五日矣琴操最後又以爲五月五日此等姑存而不論可矣

又云補官舊用板宋明帝泰始中因子勛之難板不能供始用黃紙唐詔用綾然亦有用紙者士大夫多自書今顏平原語有存者手筆甚奇余按世以銜名通謁紅帖爲之而名手板觀此可知其由來也釋名曰書姓名於刺上作再拜起居字皆畫其體盡邊如畫刺平交用之下官刺上官中央一行而已記此見古人手板投刺之制

又云房元齡杜如晦同功一體元齡任公竭節心無媚忌務爲寬平宜若有後一傳而隕其家不若如晦之後累葉宰輔與國終始何也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斷豈陰謀之罪造物所不貸耶陳平亦曰我多陰謀道家所忌吾世卽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宋廣平清節剛正而六子皆以不肖斥蓋人太察則失之不忍非所以始後也

吳嗣之說也瑩觀世之貪人鄙夫身旣顯榮子孫復盛者多矣豈其自居卑下或能多所寬容乎清風勁節聲聞百代而後人往往不振或有無後者大都自處過高不能容物高而能下清而不刻其庶幾乎虞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教胃子寬而栗湯誥曰寬而無虐論語曰寬則得眾寬者仁之基也安有仁人無後者哉小人能寬尙可保身有後况君子乎

右吳箕常談六條

初七日曲濟嘉木參使頭人菊美來稱乍雅係藏轄願就藏訊詢之蓋理藩院方改造呼畢勒罕冊藏中檄察木多及乍雅詢大呼圖克圖外復有幾人印信號紙得自何年係何人執掌曲濟嘉木參得此以爲藏中直大呼圖紉二呼圖也故欲至藏訊初九日宣太守遣卓尼爾持斷牌付

丹臻江錯受之遣包千總持付曲濟嘉木參不受是日有

餽葡萄者感成一律云殊方三值思親日可奈茱萸憶弟

時駿馬新求西域種葡萄還似故園枝伯兄宅中葡萄一

已十五空聞節使和鉤町未許軍丞斬郅支聖主如

天明詔美小臣何敢惜煩辭右曲濟嘉木參不受斷牌

漢書何武等傳贊曰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

又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於受爵位

也魏鶴山嘗錄此語余感為五言一首云一簣障江河違

俗道富失三危居半歲殊異未可述信知九州廣奚必戀

蓬室寂寓憶陳言久坐消白日階前菊已衰枝上楊未密

志曠居無陋行孤動斯室誰言柳下和已信三黜直

右何武傳贊

與竹虛夜話自癸卯二月由臺灣入都假回桐城至成都

奉使西域中更裏塘往返及今行經二萬八千里矣患難

相依壯懷猶昔不覺身之衰老也贈一律云二年二萬八

千里雙騎東西南北人故國江山隨過眼蠻天風雨苦侵

身篋中賸有楞伽字爨下空勞汲黯薪一語應輸蓴膾客

此行猶未到崑崙右與竹虛夜話詩

宋趙忠簡公鼎著有建炎筆錄三卷記高宗乘輿播遷逐

日諸軍進退及紹興中進用奏對事蓋有鑒於哲宗實錄

之誣目睹同時姦人並進懼紀載之失實故筆之也又辯

誣筆錄一卷則眾姦排擠貶責後於貶所筆之也紹興七

年公為左僕射上前泛論時事因及國史上曰前日觀朱

墨本內用朱勾去者也是太冗公奏曰朱勾者最是美事

皆蔡卞等不喜之語亦以其不學故不知去取耳如吳奎
傳載上神宗疏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之主不願陛下爲唐
德宗猜忌之主卞等簽云所引狂悖今刪去臣謂載之乃
見神宗之聖蓋主聖然後臣直也使唐魏徵王珪傳中不
載當時獻替之言則後世亦安知太宗爲納諫之君上深
以爲然公又曰使一部盡作諛詞此豈美事古謂之不諱
之朝蓋屢聞直聲德盛故也帝王一代之典是非褒貶非
子孫所敢爲者所以使後代人君常懷儆懼之心不敢爲
非此孔子作春秋之意也姦人常以春秋爲魯諱者大惡
諱小惡必謹而書之不隱也如吳奎之疏皆謹言正論人
所難堪者神宗能容之是乃盛德事謂之大惡可乎何諱
之有上曰卿所論甚正非他人可及也趙公此奏後世修
國史者不可不知人主觀史尤不可不知也淮西之變張
魏公已落職上猶盛怒之公每隨事開解一日內降周祕
石公揆李誼彈章後批張浚謫授散官安置嶺表公封批
未卽行榻前解救再三乃許安置永州上曰浚平日兄事
卿卿一旦去國浚所以擠陷卿者無所不至今浚得罪天
下卿乃極力營救賢於浚遠矣此事可見公之不以私憾
廢公是也公字元鎮晚號得全居士有自誌一篇歷敘生
平出身官階至於貶謫公謫後八年卒於海外吉陽軍貶
所年六十三爲紹興十七年丁卯去岳少保被殺已七年
矣

右趙忠簡奏對

漢唐及宋縣官皆稱某縣令宋乾德中乃有知縣之稱自
是與令不同後乃混而爲一李燾長編云乾德元年六月

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注實錄建隆二年十一月以祠部郎中王景遜爲河南令不知諸書何故乃言知縣始此豈令與知縣不同乎李心傳舊聞證設云按京朝官出爲赤縣令者不復帶本官自唐以來皆然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員外郎李瑛爲浚儀令之類至是奚嶼始帶大理正出知館陶縣故史臣云常參官知縣自嶼始也然建隆二年六月曹州冤句令曹陟以清翰聞擢任左拾遺知縣事又在奚嶼之前則常參官知縣不自嶼始矣豈非陟以就任改秩之故不得爲事始而史臣特取常參官自京都出知外縣者而記之耶大抵國初之制朝官出爲縣令則解內職朝官出爲知縣則帶本官由此言之令與知縣不同甚明瑩按縣令者本官也言知縣者非本官也宋時以某官知某縣事猶之以某官知某府州軍皆仍帶京朝官言銜大而職小今守牧或以京官除授而不帶本官縣令則無京官除授之事元明以來縣令皆曰知縣蓋昧其名官之本義矣今直省官惟督撫學政兼帶京朝官銜督撫卽不由內官除授者亦得兼京銜以鈐轄兵馬故兼兵部尚書及侍郎以糾彈舉奏故兼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宋敏求曰九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也同品爲知隔品爲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

右知縣與縣令不同

李心傳朝野雜記孝宗隆興初湯思退復相王諫議大寶上章論列不從奉祠臺諫多引退者張忠簡闡爲工部尚

書面言之上謂士大夫多賣直故難其選張曰直言士之所尚陛下開納則有益於國家胡忠簡為左史因造朝以此事實之上曰朕以張闡言臺諫事當辨曲直非謂賣直也明日張請對又論臺諫一空上曰卿與胡銓昨日議論一同得非傳會朕止欲辨所論曲直非惡直也張曰陛下當受垢納污若較曲直是非便是拒諫上改容納之隆興主聖臣直蓋如此

右張明二忠簡奏對

蘇文忠未嘗執政孝宗乾道末贈太師朝野雜記載其事曰仁宗時蘇儀甫嘗為翰林學士元祐中以子貴贈太師始儀甫嘗游金山題詩曰僧依玉鑑光中住人在金鰲背上行至是蜀僧寶印住金山摘其詩名軒曰玉鑑囑張安國大書而刻之張跋云此翰林學士贈太師蘇公所賦也碑成僧摹以遺大瑞甘昇一日上過其直廬外望見索觀之意以為文忠也時文忠曾孫季真為給事中他日上更書文忠詩以賜之識其末曰故贈太師蘇軾詩季真拜賜疑之前白曰先臣紹興初嘗贈資政殿學士未嘗贈太師今蒙聖恩乞白朝廷行下上愕曰朕記贈太師久矣季真不敢白閒為執政言之執政因奏以為言上始喻金山寺詩乃蘇紳也即曰如軾名德昭著亦當贈太師於是降旨施行然上實雅敬文忠居常但稱子瞻東坡舍人草制有曰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詞無所憑故但為好語耳余謂文忠之文章氣節異世猶重於人主孝宗所謂名德昭著當贈太師者誠千古之盛事是即所憑矣願遂於因子榮貴而贈官耶伯微此言欠斟酌矣

右蘇文忠贈太師

十三日丹臻江錯及四倉儲已以稟來乞恩宣太守不許
斷牌亦合繳回蓋丹臻江錯彭錯達吉已遵白瑪奚被革
亦服惟彭錯與四郎江折以被革乞恩求為查追搶失財
物也 右丹臻江錯繳斷牌

宋一代名臣最多說部諸書皆稱其謚今略記其常見者

如趙韓王忠獻 普 曹秦王武惠 彬 曹武穆 瑋 潘武惠 美 呂

文穆 蒙 呂文靖 夷簡 李文正 昉 宋惠安 琪 宋元憲 岸 宋

景文 祁 楊文莊 徽之 呂正惠 端 李文靖 沆 王文正 旦 寇忠

愍 準 張忠定 詠 富文忠 弼 韓忠獻 琦 文忠烈 彥博 范文正

仲淹 會 宣靖 公亮 歐陽文忠 修 蘇文忠 軾 蘇文定 轍 劉忠

定 安世 楊文公 億 趙清獻 沐 李文定 述 司馬文正 光 畢文

簡 士安 狄武襄 青 王文正 會 錢宣靖 若水 薛簡肅 奉 孫宣

公 夷 蔡文忠 齊 張文節 知白 明文烈 鏞 吳正肅 育 余襄公

端 孫 溫靖 固 向文簡 敏中 魯肅簡 宗道 陳文忠 堯叟 張忠

獻 浚 呂忠穆 頤浩 韓蘄王忠獻 世忠 岳鄂王忠武 飛 李忠

定 綱 劉武僖 光世 宗忠簡 澤 劉忠武 錡 吳武安 玠 馮文簡

當 世 陳忠肅 璿 鄒忠公 浩 虞忠肅 允文 洪忠宣 皓 洪文惠

道 洪 文敏 邁 王文公 珪 王文忠 堯臣 曾文安 鞏 洪文安 遵

胡忠簡 銓 張忠簡 闡 丁文簡 度 李文簡 燾 范文穆 成大 黃

文節 庭堅 范忠文 鎮 胡文公 宿 种忠憲 師道 趙忠定 汝

陳正獻 俊卿 胡文靖 晉臣 右宋諸公謚

宋時舉行制科蓋以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而設也舊制
命兩省學士官考試於祕閣御史監之試六論每首五百
字以上於九經十七史七書 詳未 國語荀揚管子文中子正

文內出題四通以上爲合格仍分五等以試卷繳奏御前折號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其日上臨軒親策限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題并用註疏對策先引出處然後言事紹聖後廢制科南渡復舉有司請除疏義不可久之無應者孝宗乃詔權於經史諸子正文出題僅得李垢一人應詔淳熙四年復舉賢良方正垢弟李塾及朝官姜凱鄭建德馬萬頃應詔近侍貴璫恐制策攻己共搖沮之舍人錢師魏承嬖近旨奏言制舉甚重請難其題因差師魏考試故事六題一明一暗原註上下文有度數及專數謂之暗題師魏所命皆暗題試卷內多不知題出處有僅及二通者上命賜束帛罷之舉者皆放罪李垢時爲著作郎被旨考上舍試策問本朝制科典故有云蘇洵皆嘗黜落富弼張方平粗識題意亦不

免錯悞遂爲臺官所攻罷去明年言者又論註疏命題蓋以觀其博洽謂宜復舊又從之十二年李獻之以右史直禁林面奏賢良之舉肇自漢文本求謹言以裨闕政未聞責以記誦之學也使其才行學識如晁董之倫雖註疏未能盡記於治道何損乃復罷註疏命題右見李心傳伯微朝野雜記余謂事當顧名思義制科所舉名爲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而乃欲以觀其博洽與設科之義何涉夫不又有博學鴻詞之舉乎國家取士人材原不一途要以植品立行通達治理爲有體有用之學得之乃可相與爲治如博學鴻詞之士不過人才中之一端耳較之體用兼賅者固猶後焉矣而乃逐末遂忘其本則雖有管葛姚宋之儔亦皆下第矣豈但晁董之倫哉爲人君者求治之誠既有

所不足而執政嬖近又恐對策者或攻其短則惟以隱僻雜藝之事難之使不暇於言治而其言則曰欲以觀其博洽也嗚呼非英明特識之主其能不為所蔽惑也哉

右宋舉制科

前代太學以養天下之士國子監以養胄子宋時太學養士最盛於崇甯大觀年開紹興中詔以七百人為額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每三年科場率四人而一若積行校藝而升上舍者則不待選舉而釋褐焉國子監生員皆胄子也行在職事官同姓總麻親釐務官大功親聽補試入學每三年科場率三人而取一然太學生皆得以公私試積校定分數升舍惟國子生以父兄嫌但寄理而已須父兄外補乃移入太學而後得升是

太學與國子監判然兩學明矣又有宗太學即今之咸安宮學也今之景山官學八旗官學即古之國子監也乃諸官學不云國子而以太學為國子監名實似有舛異蓋治明制未之釐正學者不可不知

右太學與國子監不同

李伯微言宋初混一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末所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閒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至熙豐閒合苗役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渡江之末字恐東南歲入不滿千萬逮淳熙末遂增至六千五百三十餘萬緡今東南歲入之數獨上供錢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其六百六十餘萬緡號經制蓋呂元直在戶部時復之七百八十餘萬緡號總

制孟富文秉政時創之四百餘萬緡號月椿錢蓋朱藏一
當國時取之自經制以下錢皆增賦也合茶鹽酒算坑冶
權貨糴本和買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餘萬緡宜民力之
困矣 經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創比
較酒務卽頭子錢頭子錢卽唐德宗除陌錢之法五代國
初亦取之以供州用康定元年始令具數申省政和四年
又令給納係省錢物每貫取五文及亨伯爲經制遂令凡
公家出納每千取二十三文其錢止供十三州縣及漕計
支用靖康初廢高宗建炎二年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能
如期至行在戶部尙書呂元直翰林學士葉少蘊乃請復
之三年冬遂命東南八路提刑司收五色經制錢赴行在
一收添酒錢二量添賣糟錢三增添田宅牙稅錢四官員
等請受頭子錢五樓店務添收三分房錢紹興十年又增
頭子錢十三文充經制東南歲入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
四川不與焉凡公家出納每千經總二制共取五十六錢
視宣和時過倍 總制錢者紹興五年高宗在平江孟富
文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爲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
遺失從之於是首增頭子錢爲三十文按原制二十文
三文今增七文既
又請收耆戶長庸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
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
寬贖錢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常平司五文頭子
錢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催充總制乾道元年又增頭
子錢每貫十三文 四川經總制錢額五百四十餘萬緡
其一百三十餘萬緡贍軍一百三十四萬緡應副湖廣總

領所一百六十九萬緡上供六萬餘緡諸郡支用 田契錢者亦隸經總制司舊時民閉典買田宅則輸之爲州用嘉祐末始令每千輸四十錢宣和增爲六十靖康初罷建炎三年復之紹興五年總制增爲百錢以其三十五錢爲經制窠名三十二錢半爲總制窠名三十二錢半爲州用乾道末曾懷在戶部又奏取州用之半入總制焉先是紹興五年詔牙稅外每千收勘合錢十文後增三文並充總制窠名而牙稅勘合之每千又收五十六文分隸諸司大率民閉市田百千則輸於官者十千七百有奇而請買契紙賄賂吏胥之費不與由是人多憚費隱不告官謂之白契三十一年軍興王瞻叔爲四川總領乃括民閉白契稅錢以贍軍許人告沒三之一以其半給告者嫁資移囑隱其直者視鄰田估之雖產去券存者皆倍其賦細民基地亦有算納錢除威茂珍州長甯軍及關外四州不括凡三十三郡共得錢四百六十八萬緡成都等二十四州未見數明年沈德和爲制置使首以蜀中括白契錢不便爲言議者亦謂其斂怨乃詔自登極赦前是年孝宗登極有帶白契者皆蠲之卽已輸許對折二稅 稱提錢者四川益梓利三路茶鹽酒課及租佃官田應輸錢引者每千別輸三十錢爲鑄本 月椿錢者蓋自紹興二年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駐軍建康令江東漕臣月椿錢三十萬緡以酒租上供經制等錢應副其後江浙湖南皆有之雖命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錢充其數然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如江南之科罰湖南之麴引在上者無以禁之

大爲東南之患 身丁錢者東南淮浙湖廣等路皆有之
自馬氏据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陽軍茶陵縣民丁錢絹
米麥嘉祐四年詔無業者與除放有業者減半然道州丁
米歲猶二千石人甚苦之紹興五年守臣趙坦請以一分
敷於田畝一分敷於民丁詔下其議漕司言如此則貧民
每丁當輸二斗有奇乞盡敷於田畝言者以爲太重請損
其一分詔漕司相度六年樞密院檢詳王迺又請兩路丁
錢隨田帶稅不果行十四年知永州羅長源言於朝遂盡
放湖南諸郡丁錢然上供椿數則如故後十餘年楊良佐
邦弼爲漕乃奏除之 江東諸郡丁口鹽錢者李氏有國
日所勑也蓋以秦當作秦州及靜海軍今通鹽貨計口俵散
收錢入官其後失淮南鹽不可得既又令折綿絹輸之民

益以爲病明道二年范文正公爲江淮安撫乞會稽一路
王戶以見在鹽價於春時給鹽食用隨夏稅送納價錢奏
可其後謂之蠶鹽者此也 兩淮身丁錢者始未行鈔法
以前每丁給鹽一斗輸錢百六十有六謂之丁鹽錢皇祐
中諭民以紬絹依時值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行後鹽盡
通商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爲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
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匹當時絹賤未有倍費其後物價
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皆取於五等下戶民病
之建炎三年詔以一半折絹一半納見錢紹興二十五年
上念浙民困特免丁絹錢綿一年以內府錢帛償戶部乾
道三年免兩浙災傷郡邑身丁錢十三萬七千緡絹十六
萬三千匹臨安駐蹕所在每三年輒下詔除免一年至開

禧元年御筆浙路身丁錢永與除免 兩淮丁錢者不知所從始乾道末詔民戶一丁充民兵者本身丁錢勿輸二廣丁錢亦不知所始廣西郡縣貧薄凡民間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納謂之掛丁錢大抵丁錢多偽國所創嘗謂唐之庸錢已均入二稅矣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免役而紹興後所謂者戶長保正催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穀粟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葶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四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

米有義倉有

和糴川路謂之勸糴

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

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右李心傳伯微朝野雜錄通載宋時丁賦之弊如此蓋南渡偏安又軍旅數興故也而當時民心不以爲怨則祖宗忠厚之澤深矣後世謀國用者所當考鏡也文獻通考或有未詳余故喜而錄之宋時封樁蓋如今之封貯樁者封之不動以備非常此與公使錢皆法之最善者也宋時又有僧道士免丁錢紹興十五年始取之自十五千至二千凡九等大率律院散僧丁五千禪寺僧宮觀道士觀散眾丁二千長安知觀知事法師有紫衣師號者皆次第增錢六字四字師號者又倍於是歲人緡錢約五十萬隸上供二十四年以紫衣師號不售乃詔律院有紫衣若

師號者輸錢視禪刹禪僧及宮觀道士有之者丁輸錢一千三百有奇 祠部度牒自治平四年冬始鬻之熙寧之直爲百二十千渡江後增至二百千其後民間賤之止直二十千而已紹興中李仲允人見言今歲鬻度牒萬是失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上納其言十二年罷兵遂不復鬻久之復以其絕產隸郡國養士二十六年王大寶爲國子司業復請放行上諭大臣曰人多以鬻度牒爲利亦以延人主壽爲言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當享國長久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蠹教傷民莫此爲甚豈宜廣也輔臣皆稱善然諸路僧尼猶二十餘萬人道土女冠萬餘人明年遂詔換給不盡度

牒皆歸禮部二十一年間虜金亮欲敗盟始放度牒增直爲五百千隆興初詔減爲三百千因出度牒二萬鬻於江浙湖南福建計直六百萬緡期以一年州縣皆抑以與民民大以爲擾御史周元特言之乃損爲二百五十千自辛巳後九年之閒鬻度牒十二萬道孝宗知之詔權行住賣乾道六年又增爲四百千淳熙初又增五十千復詔四川度牒每道估川錢引八百千自後四川總領所歲得度牒六百六十一道以補還酒課蠲減之數而東南諸路委都司官給賣歲亦不下二千三百有奇然僧道士有金錢而度牒不可得故蜀中度牒官直千引民間至直千六百引嘉泰二年朱晦翁爲浙東提舉遇饑歲亦請度牒於朝以備糴濟蓋度牒已爲緩急所仰不可復廢矣度牒初以黃

紙紹興五年易以絹七年又易爲綾瑩謂僧道出家所以講習經法脫遺世俗修身心也乃以數百緡千緡買度牒爲之何哉是其所利必有十倍於度牒者矣高宗所云蠹政害民者誠中其弊也徒以軍興絀費遂自反其汗至大儒亦因饑歲請用以救荒蓋當時寺觀歷經人主崇奉士大夫亦好爲方外之交長住產業本豐又益以不時之施入金錢廣積與其供不肖緡黃之侈奉母甯損其所有以贍軍用而活民命也權其輕重誰曰不宜

右南宋錢賦頌詩

今時自京師至直省皆患銀貴錢賤乾隆嘉慶之間銀一兩易錢一千文嘉慶末年易錢一千一二百文道光以來益增十五年後每銀一兩直銅錢一千五六百文至今莫能減也說者皆以紋銀西北出邊東南出洋爲病是則然

矣然嘗考南宋時諸道上供銀皆置場買發蜀中銀每法稱一兩用本錢六引而行在左藏庫折銀才直三千三百文民間之直不滿三千是今時極貴之銀價尙不過南宋時銀價之半直也李心傳朝野雜記言宋初諸道歲貢銀額一千八百六十餘萬兩考其時惟廣南江東江西浙東浙西福建有銀坑渡江後復停開銀坑八十四處所出產者本少故貢額不及二千萬

本朝各直省歲征各項額銀五千四百餘萬兩歲入銀數倍半於宋而銀鑛停閉已久民間所貢輸者皆叨季園中之餘積也用而無繼何能不匱卽無出邊出洋之患猶不能使其不貴况出外者滔滔無已耶古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夫道無古今其爲物也虛故用之無盡寶之在地非千數百年蘊氣含

精不能產之其爲物也有數當其竭也地卽欲不愛之而不能人值其際惟撙節之以待其繼而已強欲其盈豈可得哉

右銀貴錢賤

異域諸國產金銀者班書言罽賓國有金銀銅錫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烏弋山離國錢貨金珠皆與罽賓同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仗安息國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大月支國錢貨同安息范書言大秦國在海西多金銀奇寶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天竺國土出金銀銅鐵鉛錫趙汝适諸蕃志言闍婆國領兵者歲給金二十兩勝兵三萬歲亦給金有差婚無媒妁但納黃金女家罰罪者隨輕重罰金以贖以銅銀

錫雜鑄爲錢錢六十準金一兩蘇吉丹國民閒貿易用雜白銀爲幣狀如骰子上鑲蕃官印記六十四隻準金一兩名曰闍婆金大食國巨富金銀以量爲秤層拔國產生金蘆眉國金銀爲錢宴陀蠻國有大山有井每歲兩次水溢流入於海所過沙石經此水浸皆成金台山人常祭井如銅鐵鉛錫用火燒紅取水沃之輒變成金坤輿圖說言熱爾瑪尼亞之屬國波夜米亞生金塊有重十餘斤者河底常有金如豆粒諾而忽惹亞國歐羅巴稱第一富庶多五金財貨貿易不以金銀以物相抵莫諾木大彼亞國黃金最多地無寸鐵特貴重之百爾西亞國一塔以黃金鑄成亞喇比亞國土產金銀以西把尼亞國產五金有名城曰巴未利亞近地中海爲亞墨利加諸船所聚金銀如土歐

羅巴州大小七十餘國出五金以金銀銅鑄錢爲幣伯西
爾國有銀河水味甘美湧溢平地水退布地皆銀沙銀粒
金加西臘國地出金銀天下稱首其鑛有凹坑深者二百
丈役者常三萬人所得金銀國王什取其一其山麓有城
名曰銀城百物俱貴獨銀至賤貿易用銀錢五等大者八
錢小至五分金錢四等大者十兩小者一兩歐羅巴自通
道以來歲歲交易獲金銀甚多白露大小數十國廣袤萬
餘里出金鑛取時金土互濶別之金多於土故金銀甚多
國王宮殿皆黃金爲板飾之獨不產鐵兵器用燒木錐石
今漸知用鐵然至貴餘器物皆金銀銅三種爲之右凡海
外異域諸國產金銀者略見於此以余所聞見蜀滇諸土
司境內及打箭爐外至前後藏及阿里其產金之地尤多
而土司夷人皆愛惜之甚恐漢人開採大吏亦體盛代示
禁之意恐生邊釁皆寘之不復事採取故邊境稍安此豈
外夷貪利所能仰企萬一者哉

右異域產金銀

蘇長公送劉述詩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空齋臥空顛公
廚十日不生烟更望紅裙踏筵擗公在烏臺自解此詩云
酒食無備齋廚索然以譏朝廷新法行減削公使錢太甚
余按李心傳朝野雜記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
縣皆有之蓋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廚傳是
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擾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
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自恣若帥憲等司則有撫養備
邊等庫以助公使又云公使苞苴在東南爲尤甚揚州一
郡每歲餽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每以酒

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尙書爲平江守與詞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費千餘緡又有蜀人守潭及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餽送至四十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絀之近蜀中會聚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爲準有一身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餽陳給事峴爲蜀帥馮少卿憲爲成都漕就以所遺原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覆贓本朝廷移之逮陳敗乃得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爲西江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家置養濟院於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爲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右李所記公使錢本末如此是州軍以下正賜錢外復許收遺利宜可自恣觀南渡後所費之侈殊不如蘇公之所云也竊意當日神宗見公詩必有感悟而寬恤臣下者其後章蔡當國四方餽賂爭致州軍所取於公使遺利之外者不知凡幾矣豈僅見於帳籍之數乎蜀道去京師遠自古稱銅山之富宜帥此者如貪泉之飲也朱趙諸公何殊吳隱之之在廣州耶

右公使錢

宋淳熙中孝宗嘗作原道辨大略謂三教本不相遠特所施不同至其末流昧者執之而自爲異耳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惑焉文成使人持示史文惠浩史公時再免相待經席奏曰臣惟韓愈作是一篇唐人無不敬服本朝言道者亦莫之貶蓋其所主在帝王傳道之宗乃萬世不易之論原其意在於扶世立教所以人不敢

議陛下聖學高明融會釋老使之歸於儒宗末章乃欲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是本欲融會而自生分別也大學之道自物格知至而至於天下平可以修身可以養生可以治世無所處而不當矣又何假佛老之說耶陛下此文一出須占十分道理不可使後世之士議陛下如陛下之議韓愈也望稍竄定末章則善無以加矣程泰之以刑部侍郎侍講席亦言之於是易名三教論孝宗又嘗親批劉後溪策論科場取士之道後數百言略曰用人之弊人君患在乏知人之哲寡於學而昧於道况又擇相不審至於懷姦私壞紀綱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可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真好士人也終不考其才行何如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

而誤國者大將而敗軍師者皆未嘗誅戮之要在人君必

審擇相宰相爲官擇人懋賞立乎前嚴誅設乎後人才不

出吾不信也御筆旣出中外大聳一日上遣持示史魏公

沿史公曰唐虞之朝四凶極惡止於流竄而三考之法不

過黜陟幽明而已未嘗有誅戮之科也若甘誓允征所云

乃爲行師用眾設耳蓋誅戮大臣乃秦漢法也漢之七制

可稱治主然見爲雜霸不得進於三代此其大疵也太祖

皇帝深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爲戒制法以仁待臣下以

禮列聖傳心至仁宗而德化隆洽至於朝廷之上恥言人

過故本朝之治獨與三代同風此則祖宗之家法也而聖

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爲國而底於忠厚豈易得哉而豈有

過者哉臣恐議者以陛下欲行刻薄之政而歸過祖宗此

不可不審思也若必欲宣示於外乞改曰一於忠厚尚庶
幾焉丞相疑是趙肅公亦言宰相如司馬光恐非懋賞嚴誅所
能勉勸孝宗悔乃改削其辭宣示仍付史館李伯微謂史
公爲人重厚進說上前務存大體多有裨益余按史浩自
編鄮峯漫語有回奏御製原道辯及策士聖訓載此事家
惜抱先生曰浩謂恐其君過語傳於天下是以致辯欲掩
其失今反載之已集是揚君過而已爲名也况孝宗所云
國朝以來過於忠厚此於事頗得實未爲失浩之斤斤致
辨徒爲將相誤國失事者地耳浩頗主和議與張魏公異
議特尙喜薦人才故爲朱子所稱伯微遂盛稱浩此二事
要當以惜翁之言爲允云李伯微非惟熟於朝章典故明
於政事得失且議論醇正余深服之如論高宗配享以呂

忠穆頤浩趙忠簡韓忠獻張俊配而不及張魏公其議首
建於洪景廬則詳記楊廷秀萬之奏以明洪議之非復自
著曰呂元直不厭人望張俊晚附秦檜力主和議誣殺岳
飛不宜在預享之列又曰魏公不得預享但以富平淮西
符離三敗之故而不考曹彬岐溝之役其喪師蹙國亦不
下於富平與符離今以一青掩其大德蓋景廬兄弟皆湯
思退舊客夙有恨於魏公故以復辟之勳歸之呂元直也
又論光宗配享不及周益公必大留衛公正以學黨之故
則謂前朝如富公司馬公皆嘗被罪於熙甯紹聖之間而
不害其配享未可以此致疑又論宣聖配享以未去王安
石父子爲恨且曰周二程張四先生繼絕學於千載之後
正人心明天理自游夏諸賢有不能及其視馬鄭諸儒之

功孰多雖以配享也可然論道統之傳則當升曾子子思
於堂上而始列四先生及朱先生於從祀余老矣自念不
及與朝廷之議會有達者舉行之云余按朱子卒於甯宗
慶元六年庚申伯微此書著於嘉定九年丙子其持論如
此是時距朱子卒甫十六年耳及理宗淳祐元年辛丑遂
詔以周張二程與朱子並從祀孔廟黜王安石距丙子蓋
二十五年恐伯微不及見之矣正論蚤定其合天理厭人
心如此非有見於聖人之學者其能爲此言乎

不宋
孝宗

又記孟子廟配享從祀云自元豐以孟子爲鄒國公配食
先聖而鄒國公廟在兗州之鄒縣政和五年春乃詔樂正
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焉樂正子克利國侯

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

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僂源

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項城

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城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

子叔子陽伯叔字下當有脫字
子陽似當作滋陽自渡江以後鄒魯隔絕而

孟子無廟其配食從祀學者多不及知故表出之

宋孝宗爲南渡令主而溺於藩邸舊人龍大淵曾覲帝以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受內禪是月龍大淵卽自左武大夫

爲樞密副都承旨曾覲自武翼郎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

司二人帝爲建王時內知客也其年十月劉汝一度除右

諫議大夫入對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明年三月上奏劾

大淵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恃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

之議搖唇鼓舌變亂是非凡皇聞寔昵之私宮嬪嬉笑之語宣揚於外以自夸諛上累聖德伏望斥退又進故事因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用蓋不能以公議勝私欲耳反覆數百言尤爲切至越日詔大淵除知閣門事鬻權知閣門事汝一言臣欲抑之而陛下揚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臣欲使之畏職而陛下示之以無所忌憚是臣所言皆爲欺罔乞賜貶黜不報張直父震爲中書舍人繳其命至再侍御史胡周伯沂亦論二人市權招士望并遠之以防其微給舍金彥行安節周子充必大再封還錄黃言二人功過能否臣等初不詳知但見縉紳士民指目者多今論其職事則或捨劇就閒論班次則皆遷矣帝以爲朋黨眾人相繼乞去大淵白左武大夫宜觀察使幹辦皇城司除知閣門事不三年帝察其姦欺諸人相繼召用大淵卒以斥死可謂明矣而其後曾觀卒爲節度使除少保當時論觀者尤眾中外皆惡之帝獨憐觀不之恤也嗟乎自古以來恃藩邸東宮之舊雖爲士人而輕儇浮淺市權招士如王任王叔文者有之豈獨若輩哉人君亦旣知之乃或黜而死或已黜而卒爲使相豈小人富貴亦有其命雖明主亦無如之何耶幸而人主英明不能爲患設如漢之桓靈明之熹宗不其殆哉

右李伯微論醜享二條

秦檜趨召岳侯自朱僊鎮班師用金字牌未聞其制頃見朝野雜記云近歲郵遞之最速者莫若金字牌遞凡赦書及軍機要務則用之仍自內侍省遣撥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蓋日行四百餘里乾道末令樞密至軍期急

風輅經行 卷之十一
速文字牌雄黃青字日行三百五十里紹熙末改作黑漆紅字牌奏委逐路提舉官催督歲終校其遲速最甚以議賞罰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久之稽緩復如故邱宗卿帥蜀始糊擺鋪以健步四十人爲之歲增給錢八千餘緡月以初三十八兩遣平安報至行在率一月而達自後私書叢委每遞至數百由是往來稍逾期自成都而東猶不過月自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余按南宋所云行在者杭州也當時陝豫不通取道皆由湖北江南而至浙西金字牌文日行四百里十八日而至蓋凡七千二百里也當時軍機急速日行僅四百里今則自三百里遞緊至六百里而紅旗大捷之報且八百里矣孟子置郵傳命古註云置驛也郵駟也楊升庵據說文駟傳也驛置也以爲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置有安置之義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義如今制云倍道兼行也更引左傳楚子乘駟車會師於臨品之上邾奚乘駟而見范宣子子木使駟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聘問諸晉左傳四駟字皆速馳之義後世吏牘俗書以駟爲驛之省文春秋大全遂盡改左傳四駟字爲驛作者之精意隱矣又曰漢制四馬高車爲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一馬二馬爲輅傳軍書使命之用不得不急漢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由此言之可以考古人傳命之制矣故因金字牌而附及之

右金字牌驛遞

康輜紀行卷之十一終

康輜紀行卷之十二

桐城姚瑩展和甫

今制州縣官相驗命案皆依部頒屍格官親率刑件驗畢刑件高聲喝報某處傷有或無本官親以硃筆逐一填註此格存案刑吏照錄屍格五本著驗官銜名及刑件結狀姓名用印申報所司此制蓋亦創自北宋始先檢驗之法甚備其後郡縣玩弛或不卽委官或所委官不卽至至亦不親視甚則以不堪檢覆告由是吏姦得肆冤枉不明獄訟滋熾淳熙初浙西提點刑獄鄭興裔乃創爲檢驗格目排立字號分界屬縣遇有告殺人者卽以格目三本付所委官凡告人及所委官屬行吏姓名受狀承牒及到檢所時日廨舍去檢所遠近傷損痕數致命因依悉書填之一

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又言於朝乞下刑部鑿版頒之諸路提刑司准此從之遂著為令此淳熙元年五月事也見建炎以來續朝野雜記元明至今格式相因惟小有更異此法則自鄭創始也興裔平陽人後徙開封徽宗后戚也早以后澤人官歷有政績仕至武泰軍節度使諡惠肅

宋世州縣官不自相驗始自太宗至道元年命節度至刺史勿與金穀刑獄止委通判及

判官見

右州縣相驗屍格

二十六日察木多大倉儲巴來言始見兩呼圖克圖勸解已各有悔意詎大呼圖連得藏檄達末冷中吉德憊之已決計訴藏求訊二呼圖克圖聞之亦決意回巢矣

齊嘉木參訴藏

曲右

察木多河魚不甚大而味殊佳刺麻及蕃漢民皆食措把牛羊肉而已不解鮮食故少賣魚者蕃童偶釣得魚余與丁別駕輒買之尺魚一尾約銀二分嗣是有魚每持來余為一絕贈魚童曰兩三土屋傍河干十五兒童解釣竿賣去素鱗勸阿母措把幾日足朝餐

右昌都河魚

趙汝适諸蕃志東南海中有昆舍耶國語言不通商販不及袒裸野睢殆畜類也泉州有海鳥曰澎湖隸晉江縣與其國密邇時至寇掠其來不測多罹生噉之害居民苦之淳熙閉國之會豪常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灣圍頭等村恣行凶暴戕人無數淫其婦女已而殺之喜鐵器及匙筯人閉戶則免但剗其門圈而去擲以匙筯則俯拾之可緩數步官軍擒捕見鐵騎則競剗其甲駢首就戮而不知悔臨敵用標鎗繫繩十餘丈為操縱蓋愛其鐵不忍棄也余

按此云毘舍耶國卽今之臺灣也其言人之情狀與今生蕃在山中者正同道光元年余至噶瑪蘭其人男女猶多袒裸者生蕃喜鐵善用標鎗至今猶然而山外熟蕃則衣冠飲食多與漢人同亦知耕種五穀矣南宋去今八百餘年耳臺灣自明季始爲紅毛所據鄭氏父子驅逐紅毛而有之本朝康熙二十七年入版圖至今得沐聖化教養近二百年已變革盱睢富庶若此更百餘年山後之地盡闢豈非海外一人都會耶吾人生居中土但見 盛世文物聲明如書籍所載太古淳樸陋野之風徒存想像以余所見臺灣生蕃則己身遊洪荒之世矣今又來茲異域暢覽夷風然後知六合之內人物由樸而華作之君師其理一也

右諸蕃志

西南諸夷自漢迄明載於正史者略備矣大抵皆入貢之國焉貴與四裔考亦與史相出入而不及元以後自明成宣二帝屢遣內侍遍歷洋島由是華人益造海舶逐利至今數百年聞見益眞而諸蕃亦自攻奪相仍國名今昔互異制度風俗由樸而華古時奉佛諸國自歐羅巴耶穌以後多已改奉天主之教又翻譯語言文字時有訛誤欲指今時某地卽古之某國誠茫然也講地理者於中國古今郡縣猶多未能確指况外夷乎雖然字內之事無非以漸而開其始莫不荒渺必有人焉畱心採訪隨時紀載以貽後人積久考訂可以得其梗概故商賈之言時裨正史國家或有事邊海時亦有需於此豈徒夸學人之博物哉以余所見正史外夷傳魏法顯唐元奘佛國記及趙汝适諸

蕃志艾儒略職方外紀馬端臨四裔考南懷仁坤輿圖說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王大海海島逸志七十四西域聞見
錄松相國綏服紀略數種稍得其概欲論著之未果近歲
邵陽魏源字默深得林尚書所譯歐羅巴人四洲志更以
舊聞異域之書十餘種遍加考證作海國圖志六十卷通
中外之異言訂地名之沿革諸國崇奉佛教回教天主教
之異同源流大山巨澤之原委分合五天竺俄羅斯英吉
利佛蘭西彌利堅利未亞各域內區分之部落貿易攻戰
之所長金銀貨貝之所出無不詳載言之如指諸掌皆有
據依非憑臆說余數十年之所欲言所欲究者得默深此
書可以釋然無憾矣

右商賈說外夷有裨正史

默深有海國古今沿革圖余略爲考訂之今錄於此古今
異名可以一覽瞭然

東南洋諸島國

日本古曰倭

琉球古曰中山

臺灣古曰昆舍耶曰鷄籠山

小呂宋一曰蠻里刺

苗里霧一作貓里霧

萬老高無異稱

丁機宜無異稱

美洛居一作木路各一作馬路古一作米六合

吉利門一作西里米一作筆尖關

大新荷蘭古曰婆羅島曰婆泥曰大瓜哇內有息利大山

各國環之為馬辰國一作馬神文萊國一作文郎與蘇祿國朱葛焦刺國而四

新罕古曰檳榔嶼曰交欄山一作勾欄山

小新荷蘭古曰呀瓦曰小瓜哇曰葛雷巴一作交雷巴一作加雷巴

蘇門答刺古曰婆利曰亞齊

三佛齊古曰勃林曰舊港曰于陀利曰萬古屢

下港古曰閣婆一作社婆曰訶陵曰順塔曰蒲家龍

東南洋岸國

朝鮮古曰高句驪曰高麗曰新羅曰百濟

越南東都古曰象郡曰交阯越南西都古曰越裳曰日南

曰林邑曰占城越南西都濱海之地曰龍柰一作農耐

作祿賴古曰賓童龍一作賓陀羅又曰賓龍盧明以來入

貢中國曰港口英夷稱之曰干陀底阿

暹羅古本二國曰扶南

暹羅之東瀕海地曰東埔寨自稱曰甘字智古曰真臘一

陸真臘曰名蔑一水真臘曰本底

南掌國車里國老撾國皆介暹羅之西緬甸之東古史無考

整線整邁郎古大小八百息婦國八百息婦之東南斗入

大海各國環錯一曰未膳勝亦作宋卡一作宋腳亦曰大

泥亦作大年一曰吉蘭丹一曰丁葛奴亦作丁加羅一曰

彭亨亦作邦項一曰新加坡亦作新忌利坡亦作新州府

古舊柔佛國也亦曰烏丁焦林一曰滿刺加古曰頓遜亦

曰哥羅富沙亦曰麻六甲緬甸古曰驃國曰朱坡今稱之

曰烏土

又有吉德國沙刺我國大葛蘭小葛蘭國皆在東印度大金沙江東岸疑古之柯枝國盤盤國也

東印度之北境曰廓爾喀即哲孟雄洛敏湯作木朗三部又并古巴勒布及布魯克巴二國地

東印度一作東天竺其河曰東恒河大金沙江入之英夷稱之曰安日得河一作安市治河一作激治新河

西南洋諸岸國

西洋古里西洋瑣里坎巴皆見明史今無聞地在東印度東恆河北岸

北印度克什彌爾國一作乞石米爾一作伽溼彌羅古曰罽賓北印度之北境巴達克山古曰烏柁曰覲賀羅曰梵

衍羅

北印度之西境愛烏罕國古曰畢迦試曰喀布爾機注國一曰東多爾其又作土爾其即小白頭回國也

中印度即中天竺亦作身毒亦作痕都亦作溫都斯坦亦作忻都古曰舍衛國摩竭陀國烏戈山離國元代曰額納特河克南懷仁圖說之莫臥爾國海錄之金眼回子地皆指此也

東印度孟加刺國明史作榜葛刺夷曰孟阿刺夷曰明阿刺夷曰明絞管在東印度東恆河南岸今為英吉利大埠南印度曰曼達刺薩古分數國見大唐西域記在印度南橫隔恒河斗入海中今則西洋各國市埠環之英埠曰笨支里佛蘭西埠曰馬英曰固貞荷蘭埠曰加補曰西嶺曰

卽社匍匐牙埠曰淡項英吉利埠曰孟邁一曰望邁一作孟買又埠埠曰馬刺他匍匐牙又埠曰戈什塔古曰補陀落伽山

西印度古曰安息曰大食曰巴社一作報達一作高奢一作包社坤輿圖謂之伯爾西亞明史謂之忽魯謨斯卽大白頭回國也其水曰乾陀衛大江亦名枝扈黎大江

裏海古曰雷翥海亦曰北高海亦曰鹹海亦曰騰吉斯湖亦曰格騰里澤英夷謂之加士比唵海

東紅海一曰過達水

南都魯機古曰西女國曰度爾格國曰惹鹿惹亞坤輿圖謂之西多爾其

西印度之如德亞古曰拂林曰大秦卽耶穌本國

西印度之天方古曰條支曰波斯明史曰阿丹曰默德那

坤輿諸圖謂之亞刺伯曰亞辣波亞曰亞黎米亞

小西洋諸岸國

伊緝圖坤輿圖謂之麥西曰尾日多一作阨入多元史曰馬八爾

阿邁斯尼國坤輿圖曰亞毘心域元史曰俱藍地跨泥淥

河兩岸卽黑人域也

東利未加八國俗謂順毛烏鬼一作馬黑牙斯

中利未加三十國古無稱是否黑人未詳

大浪山古無稱今日兀賀嶼荷蘭英吉利分兵守峽卽海國聞見錄之呬也

南利未加四國俗謂閭年烏鬼

危黎彌安河貫利未加洲其河南十四部皆卷毛烏鬼曰
工鄂蘇麻勿今葡萄牙埠曰西霸得曰彌黎只郎今英吉
利埠

西利未加河北十部皆卷毛烏鬼有英吉利埠

北利未加四國曰馬羅可一作摩羅果曰弗沙一作苗利
苗亞古本二國今分爲四皆海賊佛蘭西以兵守之

大西洋諸岸國

俄羅斯國都元史曰阿羅思一作鄂羅斯一曰羅刹一曰
羅車一曰莫哥斯未亞一曰葛勒斯一曰縛羅荅一曰斡
魯思一曰兀魯思顛林圖作北叻思又曰羅沙國

黑海坤輿圖曰黑阿底湖

波蘭坤輿圖曰波羅尼曰麻底阿

黃海坤輿圖曰死海

普魯社一曰埔魯社一曰埔魯寫異域錄曰圖理惟英夷
謂之破路斯坤輿圖曰比阿爾彌亞西域圖見錄誤爲控
葛爾乃汗名非國名也

北都魯機古曰額力西一作厄勒祭曰度爾曰岷年坤坤
輿圖曰西多爾其

綏林坤輿圖曰匪馬爾與那威本一區而以論佛釐尼斯
山爲界

那威坤輿圖曰波的亞顛林圖作那委

璉國坤輿圖曰雪祭亞曰蘇厄祭曰吝因

瑞國一作瑞士國坤輿圖曰綏亦古曰大馬爾齊粵人謂
之藍旗英夷謂之綏沙蘭亦曰赫底委爾唵司在洲中海

領墨坤輿圖曰盈黎馬祿加曰大泥亞海國聞見錄曰黃
祈粵人謂之黃旗

耶馬尼坤輿圖曰熱爾麻尼亞一作亞勒瑪尼一作亞咩
里隔一作阿理曼一作日爾曼一作亞勒墨尼亞今分二
十五國

歐塞特里坤輿圖曰中莫爾大未亞曰奧地利亞粵人謂
之雙鷹以其旗名之
寒牙里坤輿圖曰博尼美尼曰班那里阿

意大里亞一作意達里亞一作伊達里亦曰羅問國又曰
羅馬國今分為九國
瑞丁在洲中海北一名諾爾勿惹與海南之瑞士國各別

荷蘭古曰法蘭得斯又曰和蘭

彌爾尼壬與荷蘭連一作北儀國

大呂宋坤輿圖曰以西把尼亞一曰是班牙一曰斯扁亞
佛蘭西即明史之佛郎機又作佛朗機一曰法蘭西一曰
拂郎祭祭一作察刻本之誤也

布路亞一作博爾都嚙亞一作葡萄牙即澳門之大西洋
也顛林圖曰布度基

英吉利一作諸厄利一作英圭黎一作英機黎一作鷹吃
黎坤輿圖曰昂利亞又曰斯可齊亞

葛斯蘭島坤輿圖曰思爾齊亞今屬英吉利

意爾蘭大島坤輿圖曰喜百尼今屬英吉利

皇清四裔考曰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國居西北方海中南

右海國古
今異名

近賀蘭紅毛蕃種也距廣東界計程五萬餘里國中土地
平衍宜麥禾果豆有一山名閃允產黑鉛民爲開採輸稅
入官國人出入處左有那村右有加釐皮申村皆設立礮
臺二村中皆有海港通大船海邊多產火石王所居名蘭
倫有城距村各百餘里其俗信奉天主每七日一禮拜誦
經男女不問年少長以相悅而成婚姻或有以媒合者女
率贅男而居婦亡則更贅於女不置妾媵男戴三角帽其
鞋襪衣制窄小男下體著褲女則施裙而已色以紅綠白
爲吉青爲凶相見脫帽握手爲禮多佩刀飲食用金銀器
人有喪卽日營殯葬所親送葬相與掩土而歸男女閉戶
號泣不設位斷烟火所親饋之食則食七日後始開門生
火王姓名世系遠者不可考其近者爲弗氏京亞治傳子

昔斤京亞治傳孫非立京亞治卽今之王也

乾隆三十二年間 康熙

國英吉利始來通市後數年不復來雍正七年後互市不
絕初廣東碣石鎮總兵官陳昂奏言臣徧觀海外諸國皆
奉正朔惟紅毛一種尅究莫測其中有英圭黎諸國種族
雖分聲氣則一請飭督撫關部諸臣設法防範乾隆七年
十一月英吉利巡船遭風飄至澳門海面遣夷目至省城
求濟廣東總督策楞令地方官給資糧修船隻先是其互
市處所或於粵或於浙二十二年部議英吉利不准赴浙
貿易於是皆取泊廣東每夏秋之交由虎門入呈產則有
大小絨毳噉羽紗紫檀火石及所製玻璃鏡時辰鐘表等
物精巧絕倫二十四年方嚴絲劬出洋之禁兩廣總督李
侍堯奏言近年英吉利夷商屢違禁令潛赴甯波今絲劬

禁止出洋可抑外夷驕縱之氣惟本年絲劬已收請仍准
運還奏入報可是年英吉利夷商洪任輝妄控粵海關陋
弊訊有徽商汪聖儀者與任輝交結擅領其國大班銀一
萬三百八十兩接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財物例治罪
二十七年英吉利夷商白蘭求照前通市兩廣總督蘇昌
奏准照東洋銅商搭配綢緞之例酌量配買每船准買土
絲五千劬二蠶湖絲三千劬其頭蠶湖絲及綢綾緞疋仍
禁止不得影射自是英吉利來廣互市每船如額配買歲
以爲常其明年并准帶綢緞成匹者二千劬海錄曰英吉
利在佛朗機西南對海由散爹里向北少西行經呂宋佛
朗機各境約二月方到海中獨峙周圍數千里民少而豪
富房屋皆重樓疊閣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賈爲業海中

利之區咸欲爭之貿易者徧海內以明牙刺

即孟曼達刺

薩孟買爲外府民十五以上供役於王六十以上始止又
多養外國人爲卒伍故國雖小而強兵十餘萬海外諸國
咸懼海口埔名懶倫山口入舟行百餘里地名蘭倫國中
一大市鎮也樓閣連亘林木葱鬱居人密庶有大吏鎮之
水極清甘河有三橋謂之三花橋橋各爲輪激水上行以
大錫管藏地中接注通流人家用水不煩挑運各以小銅
管接於道旁藏牆閣別有小輪激注於器其禁令嚴無敢
盜取者國多倡伎有盛宴則少女盛服歌舞富貴家女亦
幼習之以爲樂四洲記曰英吉利本荒島始自佛蘭西人
因戈倫瓦產錫最佳有商船往買於彼耶穌未紀年以前
蠻分大小三十種居於西者曰墨士尾居北者曰木利庵

斯居於南者曰西魯力斯居於糯爾和者曰委力斯曰矮
 西尼居腹地者曰薩漢曰埂底伊尙有諸蠻俱居於彌特
 色斯舊皆茹血衣毳文身惟墨士尼數種漸興農事創技
 藝制器械修兵車各蠻效之為意大里國征服旋叛旋撫
 至耶蘇紀歲百五十年漢孝桓帝和平元年分英地為七部落曰
 景曰疏色司曰依掩那斯曰委眉司曰落滕馬蘭曰伊什
 曰麻可臘與鄰部塞循各自治理八百年東德宗貞元十五年委
 眉司之伊未遂并七部為一國始名英吉利建都蘭頓從
 此不屬意大里國又二百年宋貞宗咸平三年為領墨所攻遂屬
 領墨其後叛服不常公舉壹貨為王傳至顯利二代王先
 得愛倫即哀鄰次得斯葛蘭顯利四代王棄加特力教而尊
 波羅特士教至顯利七代王娶依來西白刺為國郡英夷稱其

三如為郡始革世襲之職皆憑考取錄用開港通市日漸富庶
 遂為歐羅巴大國其職官曰律好司衙門管理各衙門事
 務審理大訟曰巴理滿衙門額設廿彌底阿付撒布來士
 一人專轄水陸兵丁甘彌底阿付委士菴棉士一人專司
 賦稅凡遇國中事甘文好司至此會議甘文好司者理
 各部落之事並付巴釐滿衙門會議凡六百十八人由各
 部落議舉殷實老成者充之曰布來勿罔色爾衙門掌理
 機密之事供職者先立誓後治事曰加密列罔色爾衙門
 額設十名分管庫印各口曰古色利衙門專管審理案件
 及判事之職曰經士冕治衙門專司審理上控案件曰甘
 文布列衙門專審理職官爭控之案曰溢士知加衙門專
 理田土婚姻之案曰阿西士菴尼西布來阿士衙門專司

審訊英吉利人犯曰依尼拉爾戈達些孫阿傳釐比士衙

此官職事原缺

門每年審訊各部落人犯四次曰會臘達文衙門

曰懋衙門每年派馬落百人稽查各部落地方是否安靜

歸則具結一次此外額設律占麻連官值宿宮衛馬士達

阿付釐夥士專司馬政色吉力達爾押窩專司收發文書

特里舍釐阿付利尼微管理水師船勃列士頓阿付釐墨

阿付特列專司貿易委士勃列士頓阿付釐墨阿付特列

副理貿易比馬士達阿付釐夥士專司支放錢糧陂率馬

士達依尼拉爾專司馳遞公文流底南依尼拉阿付釐曷

南士協理火礮法士甘庶孫孛阿付釐爾利委奴管理田

士錢糧押多尼依尼拉爾即總兵官疏利西多依尼拉爾

即副總兵官其軍伍額設水師戰艦百有五十甘彌孫百

六十人管駕水師戰艦水師兵萬人水手二萬二千英吉

利陸路兵八萬一千二百七十六名阿悉阿洲內屬國兵

一萬有九千七百二十名其政事凡國王將嗣位則官民

先集巴釐滿衙門會議必新王背加特力教而尊波羅特

士頓教始即位國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釐滿衙門

公議乃行大事則三年始一會議設有用兵和戰之事雖

國王裁奪亦必由巴釐滿議允國王行事有失將承行之

人交巴釐滿衙門議罰凡新政條例新設職官增減稅餉

及行楮幣皆王預巴釐滿轉行甘文好司而分布之惟除

授大臣及刑官則權在國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

歲終會覈於巴釐滿而行其黜陟蘭頓建大書館一所博

物館一所渥斯賀建大書館一所內貯古書十二萬五千

卷感彌利赤建大書館一所有沙士比阿彌爾頓士達薩特彌頓四人工詩文富著述俗貪而悍尙奢嗜酒惟技藝靈巧土產麥豆稻不敷民食仰資鄰國商販千八百年各國封港外糧不至本國竭力耕作糧價始略減所產呢羽皆不及佛蘭西紡織器具俱用水輪火輪亦或用馬母煩人力國不產絲均由他國采買其國在歐羅巴極西四面皆海南距佛蘭西僅一海港東近荷蘭羅汶東臨大海與士千里那威耶對峙西抵蘭的北抵北極洋幅員五萬七千九百六十方里戶口千四百一十八萬有奇國東平蕪數百里西則崇山峻嶺大部落五十有三小部落四百八十五曰彌特色部卽蘭頓國都其首部也都在甜河北岸東西距八里南北五里領小部落三曰落滕司蘭部領小部落十七曰良馬倫部領小部落二十三曰育社部領小部落四十三曰委士摩舍部領小部落七曰蘭加社部領小部落十七曰支社部領小部落七曰那彌部領小部落七曰訥鼎舍部領小部落八曰領戈吾社部領小部落二十二曰勒倫部領小部落三曰利洗達部領小部落六曰斯達賀部領小部落七曰柰勒社部領小部落九曰佛凌部領小部落二曰領彌部領小部落五曰格那完部領小部落四曰敷兒里西島部領小部落四曰麻里垣匿社部領小部落四曰悶俄墨里部領小部落三曰加爾裏部領小部落三曰拉落社部領小部落四曰希里貨部領小部落五曰洼洗士達部領小部落五曰窩溢部領小部落七曰落斯舍頓部領小部落五曰韓鼎倫部領小部落二曰

感密力濱部領小部落四曰落爾和部領小部落一十五
曰伊什部領小部落三十曰薩濩部領小部落七曰赫賀
部領小部落四曰脈賀部領小部落五曰墨經含部領小
部落五曰惡斯賀部領小部落五曰俄羅洗斯達部領小
部落八曰墨力諾部領小部落三曰格爾馬廷部領小部
落三曰賓目鹿部領小部落四曰額臘磨凝部領小部落
七曰滿茅治部領小部落三曰戈倫和爾部領小部落一
十七曰里完部領小部落二十三曰疏馬什部領小部落
十四曰落爾什部領小部落十曰稔社部領小部落十一
曰含社部領小部落十六曰疏色司部領小部落十六曰
景部土曠而沃核產豐盛所屬落注之新圭博在國之南
海船出入要港距蘭頓甚近對海即佛蘭西實蘭頓咽喉
之所設立落哇大礮臺水師巨艦多船此及渣咸兩地所
有軍裝器械火藥火礮均貯渣咸庫領小部落十七曰舍
利部領小部落七曰脈社部領小部落五曰特爾含部領
小部落九曰崩島部小部落四英吉利所屬斯葛蘭島者
本三島相接愛倫島人所開爲士都軋部落於千六百有
三年明萬曆三十三年爲英吉利所滅設官通商然其眾心至今
向士都軋而不向英國也其幅員二萬九千六百方里大
部落三十領小部落三百三十八以伊鄰麻社爲首部愛
倫國者亦英吉利所屬在英吉利西少北獨峙一島佛蘭
西始開懇耶穌紀年九百始屬於領墨二百餘年爲英吉
利侵奪設官約束法令嚴刻止准貨物運售蘭頓不許通
他國部眾劫於威心皆不服遂於千六百四十年明崇禎十三年

聚眾屠殺英人四萬盡驅餘眾出境旋爲蘭頓平服後乘
英國與彌利堅連年爭戰愛倫人始得漸與他國貿易千
七百九十八年^{嘉慶三年}英國與佛蘭西爭戰佛蘭西陰結愛
倫人爲助愛倫遂復叛軍無紀律佛蘭西不及救數月仍
爲英吉利所平自後英國亦斂其苛政設愛倫總理大員
駐劄臘墨領建書館貯書十萬卷賦稅每年徵收銀二千
二百萬四百七十六圓愛倫幅員三萬方里大部落三十
二小部落四百四十二以臘墨領爲首部魏源曰西洋國
皆奉天主教故其紀年以耶穌生於如德亞當漢哀帝元
壽二年庚申爲託始今英吉利關天主教不供十字架而
其書稱一千八百四十年九月二十日卽道光二十年八
月二十五日者以舊爲歐羅巴屬國猶隨歐羅巴之稱也
其國所宗教主曰葛尼其神曰巴底行距今千有六百二
十六年神有鬚髮一爲立而合掌仰天之像一爲跪而合
掌仰天之像在家人奉之亦有佛像曰巴底利出家僧供
之僧尼緇衣大袖無髮以三月九日祭天無木主惟入廟
誦經追薦而已國中女子之權勝於男子富貴貧賤皆一
妻無妾妻死乃得繼娶雖國王亦止一妃宮女有祗者生
子亦歸正嫡止可謂私幸不得有嬪妾名號其子亦不得
稱庶母也道光二十二年瑩在臺灣訊取英吉利囚顛林
本國陸海兩路形勢爲圖說入奏臺人已具梓矣其時默
深海國圖志猶未出也以上諸說爲顛林所未及今摘錄
於此可全得其要領矣臺灣原奏圖說已刻入海國圖志

第三十五卷

右英吉利

戰國時鄒衍大九州之說其書不傳釋氏乃有四大洲之說曰東勝神州南贍部洲西牛賀洲北具盧洲又曰東弗婆提洲南閻浮提洲西瞿耶尼洲北鬱單越洲異其名者各舉方言也近世西人則以天下爲五大洲始自利瑪竇而艾儒略南懷仁詳之以佛說爲妄魏默深申佛說而以西人之亞細亞洲歐羅巴洲併利未加洲總爲南贍部洲以南北墨利加洲爲西牛賀洲曰佛經四洲西人止得其二其二洲未見以西人所言墨瓦臘尼加洲爲東勝神州阻於南冰海西士但知有其地未遇其人也默深之說甚辨詳海國圖志地總論中未知孰是然默深所云釋氏以北極南極分上下而以前後左右爲四方與儒家六合之說相符其謂天頂爲北者乃中土人一方斜睨之見其實

天頂辰極豈偏於北安得以南極爲南乎此說余頗取之
右四大洲

起世經言南閻浮提日正中時東佛婆提日則始沒西瞿耶尼日則初出北鬱單越正當夜半易地皆然又閻浮提洲所謂西方瞿耶尼洲以爲東方瞿耶尼洲所謂西方鬱單越洲以爲東方鬱單越洲所謂西方弗婆提洲以爲東方弗婆提洲所謂西方閻浮提洲以爲東方南北亦然樓炭經云日繞須彌山東方日出南方夜半西方日入北方日中如是右旋更爲晝夜余按西人地體渾圓之說自幼聞之以爲信然獨疑其說地下人與地上人足相抵果爾則是地下人足皆履地不知海水在於何處謂地下之人首上戴天可也謂其人首上戴海可乎及觀釋氏所言則

天上地下仍有定分海自在地之下日月環繞地之東西非環繞地之上下其日月經行之道則更在海外人以所立之地斜睨之則若日月更行海底耳其實非也此說於理乃是西人之言固未審矣周髀算經亦云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天地四極四和然則中國之有此說久矣樓炭經安知非譯經之人依傍算經而爲之乎理足之言可謂善於依傍矣

右佛經四洲日中夜半

釋典云贍部洲中有四主東人主卽震旦南象主卽印度北馬主卽蒙古哈薩克西寶主卽大小西洋默深謂是阿細亞歐羅巴利未加皆屬贍部洲之證余謂此釋氏自以所生之國在印度者爲中國其言四方皆據中印度言之也印度向南之國象最多耕田載運戰陣無不以之蒙古哈薩克之地馬最蕃衍大小西洋諸國專重貿易寶物最富故以其方所產最多者爲主誠然若震旦之人主則默深所據西洋人之書其證明矣澳門新聞錄曰中國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生齒之繁無國可比卽如俄羅斯地方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方里戶口不過四千一百九十二萬五千名而中國只湖廣一省廣不過十四萬四百七千方里已有戶口四千五百零二萬名江南地方九萬二千九百方里戶口卽有七千二百萬名由此觀之中國只有一省卽抵佛蘭西英吉利歐羅巴特釐阿三國之人民又華事夷言曰中國繁庶甲乎四海但卽廣東一省之人可

敵他方十餘國各國皆地廣人稀卽印度戶口最稠亦尚有曠土中國則不惟平地皆田卽山巔嶺側無不層層開墾寸壤不遺其散布於海外各國者尙不知凡幾其繁庶誠四海所未有默深云由是觀之則東方之宜人信矣余謂天地之性人爲貴此佛法所以東來震旦穆哈默德耶穌之徒亦無不景企中國也

右四洲四主

魏默深曰隋書經籍志佛說滅度以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考耶穌生漢哀帝元壽間上距周莊王十年恆星不見佛生闍八十歲涅槃當周匡王六年凡六百有二歲而天主耶穌生力距佛教此正法五百年之應漢元壽下距開皇十四年回教穆哈默德辭世之歲共五百九十四年內除其生世數十載正五百餘年驅僧毀

寺變西北諸印度爲回教此像法千年之應是則自周至漢至隋佛教東流而天主與天方迭據印度代興持世天主出奴各乘氣數皆懸記於千載之前而符合乎千載以下天時人事有開必先不翅五德迭王文質遞尙焉而近日黟縣俞正變作釋迦文佛生日論獨謂佛生於漢成帝元延元年四月丁丑沸星四面下至地之日與耶穌生同時至隋世回教興始爲正法五百之歲由其說則佛生距漢明永平三年感夢之時僅七十二歲是佛與明帝同時遂已名聞漢廷光徵帝夢而白馬駝經之使竟當親覲金容面聆口授乎至像法千年則俞氏以佛授記旃檀像於佛滅度千年後像往震旦當之

見輟耕錄元碑

卽使果如所論而

旃檀佛像以梁天監十年四月五日至揚都

見法苑珠林 距周

匡王六年佛滅度時千有百載亦正合千年之讖若佛滅於漢章帝時則至梁天監僅四百餘年耳佛滅四百載旃檀佛像已離西域適中土安得謂西方像法垂千年乎俞氏於漢永平之夢則欲滅佛壽爲六十七歲以就之於像法千年又有旃檀像至宋太平興國始移東都當之不以其離西土之歲而以其在中土遷移之歲則此像至今尙存燕京旃檀寺不將謂像法二千年耶考證彌勤踏盤彌遠天方闢佛天主豈不闢佛乃以正法之替獨歸之回教乎計道光二十有二年距周匡王五載佛滅度之歲凡二千有四百四十四年距漢元壽初天主耶穌降生之歲千有八百四十二年距隋開皇十四載回教主辭世日千有二百五十年今列 國西洋年表而以回教佛教年歲較

其後云滎謂家語孔子言黃帝之德三百年曰服其教者百年畏其神者百年蓋在崩後然天下被其德者萬世豈止三百年而已釋氏正法五百年象法千年之說彷彿其意固實有事證未可盡以爲荒誕也特中土未得異域之書足不出乎房闥輒以聞見不及而誕之此何異夏蟲語冰乎佛生之歲前乎孔子行其教於西以先聖之多聞甯不之知特不欲以惑吾人故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不曰後世有作則固明有所指矣列子乃有西方聖人之稱託其說於孔子此豈孔子之言哉及乎今日異域之言已盈天下乃猶爭之曰無有是事則愚矣故錄佛教天主回教之大凡俾世知其說無相震驚也 右佛法興衰

澳門月報曰西洋人畱心中國文字者英吉利而外耶馬

尼國爲最普魯社次之順治十七年則有普魯社之麻領部一士人著書談中國現駐在國庫內又有普魯社之摩希彌阿部落敎師亦曾譯出中國四書一部又有普魯社之般果羅尼部落一名士曰阿且士渣著書論中國風土人情但用其本國文字嘉慶五年間有人曰格那孛羅熟諳中國文字但恃才傲物又有耶馬尼國之紐曼曾到廣東回國著一書論佛教一書論中國風土將帶回書籍與耶馬尼諸國人考究又繙出詩經一部又有力達者著中國地理志一本說中國如極樂之國今耶馬尼人人驚異又有耶馬尼之包底阿現在佛蘭西國雕中國活字板普魯社亦出財助成其事又有歐色特釐阿一人曰菴里查亦著一書論中國錢糧又曰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故至今中國仍不知西洋猶如我等至今未知利未亞洲內地之事東方各國如日本安南緬甸暹羅則不然日本國每年有一抄報考求天下各國諸事皆甚留神安南亦有記載凡海上游過之峽路皆載之暹羅國中亦有人奮力講求由何路可到天下各處地方於政事大得利益緬甸有頭目曰彌加那者造天地球地甲圖遇外國人卽加詢訪故今緬甸國王亦甚知外國情事中國人果要求切實見聞亦甚易凡老洋商之歷練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問無如驕傲自足輕慢各種蠻夷不加考究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嘗有善譯之人又指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探聽按日呈遞亦有他國夷人甘心討好將英吉利書籍賣與中國林葆

聰明好人不辭辛苦觀其知會英吉利國王第二封信卽其學問長進之效驗又曰道光十七八年澳門有依溼雜說乃西洋人士羅所印由英吉利字譯出中國字以中國木板會合英吉利活字板同印在一篇序云數百年前英吉利會有一掌教僧將本國言語同訥體那言語同印今仿其法所言皆用中國人之文字此書初出時中國人爭購之因其中多有譏刺官府之陋規遂爲官府禁止中國居天下人中三分之一其國又居阿細亞洲地方之半周圍東方各國皆用其文字其古時法律經典皆可長久其勇敢亦可與高加薩人相等性情和順靈巧孝親敬老皆與歐羅巴有王化國分相等惟與我等隔一深淵卽是言語文字不通馬禮遜自言只略識中國之字若深識其文

學卽爲甚遠在天下萬國中惟英吉利留心中國史記言語然通國亦不滿十二人而此等人在禮拜廟中尙無坐位故凡撰字典撰雜說之人無益名利只可闢文學之路除兩地之坑塹而已塋謂中國周有象胥之官所以通四方夷狄之言語也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如晉乘楚檮杌之類大抵不出禹貢九州之域蓋三代以來不勤遠略非復黃帝神農以前德被遐荒之舊矣儒者習於所見皆以侈談異域爲戒而周穆王之享西王母漢武之通西域無不詭其夸侈爲其病中國也然而古今異勢非可拘談三代王畿不過千里其外自侯甸以逮要荒屏藩以次鞏固自無事於遠求及秦漢以來天下一統則昔之所謂要荒者今皆吾接壤直侯甸耳豈勤遠略哉謂固我屏藩不勞

師於異域可也若坐井觀天視四裔如魑魅罔味無知懷柔之術坐致其侵陵曾不知所憂慮可乎甚矣拘迂之見誤天下國家也平居大言謂一事不知為恥乃勤於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觀英吉利普魯社耶馬尼之留心中國文字日本安南緬甸暹羅之講求記載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務而中華反茫昧自安無怪為彼所訕笑輕玩致啓戎心也然如西洋士羅所印說英吉利留心中國史記言語亦不過十二人禮拜廟中尚無坐位豈葉公好龍中外有同慨耶余於外夷之事不敢憚煩今老矣願有志君子為中國一雪此言也

右外夷留心中國文字

三十日丹臻江錯使人告辭回巢兵從三百餘騎鼓吹而行自憤失職無權坐視兩呼圖克圖架驚莫能禁服也為一律曰萬方繫甲慶承平小吏嚴符敢憚行冰雪未消千

里凍觸蠻難罷十年爭憂時綆短肱空折懷古心長淚欲傾佛火一龕忘異域宵來猶待曉鐘鳴

右丹臻江錯回巢

陳壽譏蜀不置史注記無官以故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若此之類猶未周焉宋唐庚辨之曰禮記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而周官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注記為職是時諸侯皆有史豈天子獨闕乎春秋時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始陰陽家流然書趙盾者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掌注記蓋方是時學者通知天人而卜興廢者亦不純用著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議論證據有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以論著為己任而

又掌天官則兼掌之效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爲二孔明之時未也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余按唐子西此言是矣然承祚之意蓋以貢諛晉人特置著作郎謂孔明猶未及此如諱司馬懿畏蜀則謂孔明不長將略耳景星之奏豈自忘之耶譙周之識天文固卽太史也使蜀無置史記注時事不知承祚爲先後二主逐年紀事又憑何書之

右陳壽譏蜀不置史

子西又云龐德公以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尙未三十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侯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桓侯卒又

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舊人獨有孔明趙子龍後七年子龍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勳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年四十五超年四十七良年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桓侯傳稱關侯年長數歲飛以兄事之則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逝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余按蜀漢諸人年歲子西所考備之記此有同慨焉

石蜀漢諸賢蚤卒

世說王右軍愛鵝至手書道德經換之竊疑鵝一常物耳何愛之若此頃見宋趙叔向青縑錄云今自淮而北極難得鶩南渡以來虜人奉使必載之以歸晉宋以前雖南方亦不多得武陵王至手自割炙劉毅謂庾悅曰身今年未

得子鷺豈能殘災見惠庾不答至爲死讎會稽有孤居姥
養一鷺王右軍求市不得至攜親友命駕就觀又爲道士
寫五千言而易鷺則知當時亦難得見也唐時價每隻猶
三二千觀此乃知右軍愛鷺之說

右晉時鷺極難得

趙又記東坡先生易簣事云東坡建中靖國初寓居毘陵
無何以疾請老疾亟一日折簡錢世雄濟明云昨日齒中
出血如蚯蚓狀無數益是熱毒根深不淺卽今諸藥盡惟
人參茯苓麥門冬瀰湯渴卽飲之莊子云在宥天下未聞
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此而不愈則天也又徑山長
老惟琳來問疾說偈答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
一千偈電往那能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卽無疾平生笑什
麼神咒眞浪出琳問神咒事索筆書昔鳩摩羅什病亟出

西域神咒三蕃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併出一帖
云某嶺海萬里不死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但
死生亦細故耳爲佛法爲眾生自重蓋絕筆也迨將屬纊
聞觀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宜勿忘西方先生曰西方
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錢濟明云先生平時踐履至此更
須著力曰著力卽差語絕而逝瑩謂先生生平胸襟灑落
脫離塵垢蓋由天分之高更貫穴百家精通內典閱歷身
世功名患難一切明了其於死生之際脫然一無罣礙不
其宜乎然西方者特諸佛所生之地今則無矣徑山猶以
西方二字囑付何其滯也佛果必在西方耶四維上下虛
空別有佛境先生答語高於徑山而余亦不能無疑著力
卽差四字則洞然耳

右東坡先生易簣事

鄭夾深先生專精考博疑其拙於詩也得其遺稿詩殊清
腴有味如穀城山松隱巖云青嶂迴環畫屏倚晴窗倒入
春湖水村村叢樹綠於藍列列行人去如蟻新秧未插水
田平高低麥隴相縱橫黃昏倦客忘歸去孤月亭亭雲外
生送芹齋云千載清風去不畱何人能伴赤松遊乞骸直
到骸歸去告老須臨老盡頭元亮田園何處有向平婚嫁
幾時休湖州別駕發深省掛卻朝冠便自由題溪東草堂
云春融天氣落微微藥草葱芽脈脈肥植竹舊竿從茂謝
栽桃新樹忽芳菲天寒堂上燃柴火日煖溪東解風衣興
動便攜樽到嶺人生真性莫教違湘妃怨云黃埃遊輦轂
霧日冷旌麾龍去攀髯遠鸞孤對影微魂沈江縹緲淚染
竹依稀枯樹空千載寒松已十圍蘆花深月色燐火劇螢

飛橫笛瀟湘暮哀猿何處嘯北山石云西風曳曳片雲閒
一夜寒泉臥北山倚杖巖頭秋獨望稀疎煙壘是人閒偶
錄數首不愧高人風味也

右鄭夾深詩

岳忠武王以紹興十一年十二月除夜死於臨安獄中明
年元夕常州有人扶鸞箕重不可舉忽大書曰辛苦提兵
十二秋功多怨少未爲讎主恩未報遭讒謗幽壤含悲暗
點頭其後書飛押字是時猶不知王坐獄及死事也後有
人至臨安茶肆中偶與人言遂爲邏事者所捕以送棘寺
窮治其獄事見趙叔向尙縈錄余謂王之冤獄亙古所無
乃神自言之忠厚乃爾殊無怨憤精忠之義生死不殊讀
之使人悲敬孫白谷大司馬於乾隆開嘗降箕詩於灤州
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壯懷空執魯陽戈廟堂有策軍書急

天地無情戰骨多故壘春生新草木游魂夜覽舊山河陳
陶十郡良家子杜老吞聲意若何後書杏園敗將知為孫
公事見紀文達潞陽銷夏錄忠義之辭先後一轍如此
右岳忠武降札

宋陳襄字述古東坡先生所與往還同志者也著有州縣
提綱其目曰潔己曰平心曰專勤曰奉職循理曰節用養
廉曰勿求虛譽曰防吏弄權曰同僚貴和曰嚴內外之禁
曰防私覲之欺曰戒親戚販鬻曰責吏須自反曰燕會宜
簡曰吏言勿信曰時加警察曰晨起宜早曰事無積滯曰
情勿壅蔽曰四不宜帶謂親隨僕友中不宜帶醫卜僧道也曰三不行刑一我
醉二彼醉三羸瘠也曰俸給無妄請曰防市買之欺曰怒不可遷曰
盛怒必思曰疑事貴思曰勿聽私語曰勿差人索逋凡三

十七則皆切要語也天理人情去私杜弊居官者不可不
讀今摘其目可以知其書矣元人章貢黎志遠刻之吳草
廬為之序 右州縣提綱

檀弓子游曰始死脯膾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
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
倍也讀此可見古人不死其親之義夫鬼神一氣耳人生
而有血肉之養死則饗血肉之氣熟食以後之人死而不
薦以熟食者其愀然矣薦熟則必溫之欲申其氣庶鬼神
可饗也今人祭祀或不以熟或熟而不熟皆未之思爾
右古人不死其親

人之有魂魄也古人言之矣魂之有三魄之有七何也曰
魂魄者人所受於天而以之為知覺運動者也運動由氣

知覺者氣中之精主此氣而運動之其爲物也不貳卽心卽性虛靈不昧所謂魄者此物所謂魄者亦此物也曷爲其魂之而且三之又曷爲其魄之而且七之乎曰魂者知覺之清虛而靈者也念念清明無感不動動焉而慈祥惠愛則謂之仁動焉而聰明敏慧則謂之知動焉而發強剛毅則謂之勇其德有三皆清虛而靈者爲之故其物也陽明而上申斯有魂之名矣魂惟一也以具此三德遂從而三之曰三魂魄者知覺之昏濁而蠢者也昏庸沈滯執迷不脫展轉於喜怒哀懼愛惡欲之七情其感不同而情有七變清虛爲昏濁變靈爲蠢故其物也陰暗而下降斯有魄之名矣魄惟一也以迷於七情遂從而七之曰七魄賢者保其三德不墮七情則有魂而無魄非無魄也魄從魂化也愚人淪於七情失其三德則有魄而無魂非無魂也魂爲魄囚也余嚮有言至人以魂化魄不以魄囚魂者此之謂也

右三魂七魄

少時見一書言一方崇祀一神極其靈顯香火血食之盛異常有老僧過之曰墮落哉神也其初神果乞僧超度僧爲說法其神感悟而去自是民人祈禱不靈香火遂絕讀之初不甚解亦未究其所說何法也頃閒思之蓋惡其貪著耳夫聰明正直之謂神乃以血食香火之故久作威福於一方是弄其聰明正直也以其聰明正直而沾沾於血食香火惡在其爲聰明正直乎凡夫慝劫不能自脫者皆爲貪著一念展轉沈淪耳心無貪著則威福胥忘并聰明正直亦自忘之而何有於香火血食何有於一方哉吾不

難於老僧之說法而難於此神之聞言感悟也自世人言之反疑此神經老僧一過失其靈矣豈知神之得失非世情之得失哉嗟呼人能不自有其聰明正直是乃所以爲聰明正直也

在神悟道不貪血食

十月初六日宣太守以兩呼圖克圖不遵判報川藏

右報川藏

禹貢四載古說不同孔安國云水以舟陸以車泥以楯山以橛此一說也夏本紀云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橛山乘橛河渠書作山乘橋溝洫志作山即楫此二說也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此三說也而許自爲說文又云水乘舟陸乘車山乘橛澤乘輶此四說也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橛行山乘橛行沙乘軌此

五說也其解之者如淳云橛以板置泥上通行楫以鑄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云木橛形如箕摘行泥上羅泌楊慎皆從尸子羅以輶軌橛橛是曰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內其字之音讀則諸家以橛作絕祖芮切楫音鞠楯與輶同敕倫切橛力追切羅謂橛非輶也宜音楫險所乘者楫與楫同即橛也當讀如濟潔之濕其音作橋者殆楫之轉音楊合諸家爲之說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橛行山乘橛行沙乘軌塗即泥也楯即輶也輶也楫也狀如長狀穿程當作長穿當作長前後著兩金而關軸焉其狀庠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楫即橛也如晉人登山屐今人之腳澁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彘下用鐵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橛即橛與周禮輶車同制如今

之泰山轎以人拽繩為牽去聲周禮所謂輓以任載器也故
 登山乘之軌車最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
 以此下當有行山二字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總名曰四
 載云余按尸子之說亦有可疑夫泥沙與山皆險也泥沙
 之險為其陷山之險為其跌今於泥山沙外又列之以險
 將何指乎山如不險又何用載豈以山有高大而不險者
 故出險以別之歟如升庵之解以橇如登山屐使不跌則
 橇與櫟皆登山之載矣謂櫟與輶車同制如今之登山轎
 此說良是夏本紀山乘櫛河渠書作山即橋可見二者一
 物櫛字從木從共車非今之山轎而何以橋為轎俗字固
 有所從來也升庵又謂行險行塗曰以行山行沙曰乘此
 白以解尸子可耳禹貢明言予乘四載何嘗分別耶載即

有乘義特乘以人言載以物言皆謂人有憑駕以行者豈
 升車徒步之說乎自來說經諸家往往詳於傳注而不覺
 其背於本經是以謂之支離

右禹貢四載

明史曰佛郎機古不知何國正德中據滿刺加國逐其王
 十三年正月遣使臣加必丹未等貢方物請封詔給方物
 之直遣之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李已而夤緣中貴許
 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時學
 其語為戲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為久遠
 計御史邱道隆言滿刺加乃我敕封之國而佛郎機敢併
 之且昭我以利邀求封貢必不可許御史何喬言佛郎機
 最凶狡兵械較諸蕃獨精前駕大舶突人廣東會城礮聲
 殷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

易勢必爭鬪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乞悉驅在澳蕃舶
及蕃人潛居者禁私通嚴守備庶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言
道隆先宰順德釐順德人故深悉利害宜俟滿刺加使臣
至詰佛郎機侵奪鄰邦擾亂內地之罪奏請處置其他悉
如御史言報可明年武宗崩亞三伏誅絕其朝貢其將別
都盧率其屬疎世利等駕五舟橫行海上擊破巴西國嘉
靖二年寇新會之西草灣指揮栢榮百戶王應恩禦之生
擒別都盧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
餘賊復率三舟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遁官軍得其馘卽
名佛郎機副使汪鉉進之朝九年鉉爲右都御史上言今
塞上墩臺城堡未嘗不設乃寇來輒遭蹂躪者蓋墩臺止
瞭望城堡又無制遠之具此所以往往受困也當用臣所

進佛郎機其小止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
臺其大至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里者則用之城堡五里
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可坐收不戰之功帝
從之其後巡撫林富上言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蕃舶
不至則公私皆窘許佛郎機通市有四利部議又從之自
是佛郎機得入香山澳爲市而其徒又越境商於福建至
二十六年朱統爲巡撫嚴禁通蕃其人無所獲利犯漳州
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卻之二十八年又犯詔安官
軍進擊于走馬溪生擒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餘遁去
統用便宜斬之怨統者御史陳九德劾其專擅帝遣給事
中杜汝楨往驗言此滿刺加商人歲招海濱無賴之徒往
來鬻販無僭號流劫事統擅自行誅如御史所劾遂被逮

自殺蓋不知滿刺加卽佛郎機也自統死海禁復弛佛郎機遂縱橫海上

皇清四裔考曰佛郎機一名和蘭西亦紅毛蕃種也東與荷蘭接其國都地名巴離土至中國水程五萬餘里從羅令山峽出口境絕險風俗略同荷蘭英吉利諸國順治四年八月廣督佟養甲疏言佛郎機國人寓居壕境澳門與粵商互市於明季已有歷年後因深入省會遂飭禁止請嗣後仍準蕃舶通市自是每歲通市不絕惟禁入省會職方外紀曰拂郎祭卽佛蘭西國在倚西把尼東北南起四十一度北至五十度西起十五度東至三十一度周一萬一千二百里地分十六道屬國五十餘其都域名把理斯設一共學生徒嘗四萬餘人併他方學共有七所又設社

院以教貧士一切供億皆王主之每士許費百金院居數十人共五十五處中古有二聖王名類斯者惡回回佔據如德亞地興兵伐之始制大銃因其國在歐羅巴內回回遂槩稱西土人爲拂郎祭而銃亦沿襲此名是國之王天主特賜寵異自古迄今之主皆賜一神能以手撫人癩瘡應手而愈至今其王每歲一日療人先期齋戒三日凡患此疾者遠在萬里之外預畢集天主殿中國王舉手撫之祝曰王者撫汝天主救汝撫百人百人愈撫千人千人愈其神愈如此國王元子別有土地供其祿食不異一小王他國不爾也國土極膏腴物力豐富居民安逸有山出石藍色質脆可鋸爲板當瓦覆屋國人性情溫爽禮貌周全尙文好學都中梓行書籍繁盛甚有聲聞又奉教甚篤所

建瞻禮天主與講道殿堂大小不下十萬初傳教于此國者原係如德亞國聖人粹雜瑛乃當時已死四日蒙耶穌恩造命之復活即此人也澳門每月統紀傳曰法蘭西國東連阿理曼國西及大西洋西班牙國南及地中海意大理國北及英吉利海峽北利潤國廣大六百二十萬正方里葉翰池云職方外紀言拂蘭西國周一萬一千又二百里里以一千二百里為截長補短其一萬里作四方實地每面當二千五百里縱橫相乘得六千二百五十萬方里外紀又言拂蘭西南起四十一度北至五十五度每度二百五十里九度當二千二百五十里西起十五度東至三十一度相距十六度當四千里截長補短亦僅方二千五百里與此所言分八十六部落田四十萬三千有餘頃園圃山林萬八千有餘頃歲出土產約價銀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四萬員戶三千二百五十萬口英吉利戶口才千四百一十英吉利一倍有餘馬二百十七萬牛六百九十七萬羊

四百五十萬歲出葡萄酒價銀約萬有六千萬員絲繭足用有餘織綢緞極精巧巨戰艦三十六隻中戰艦三十五隻火輪舟八隻各項水師船百八十六隻水師武官梢手共萬有四千九百商船梢手三十二萬八千營兵二十三萬歲入國帑銀二千五十四萬員出二千七十萬員當中國漢代前此國土蠻強梗化外攻鄰焚掠羅馬國帥領兵平服蠻族以其地為本國屬部齊明帝二年土酋擊敗羅馬之兵創立新國旋進天主教立廟建殿傳至其苗裔耽聲色委政臣下回回國來侵舉國震恐有臣曰鎚者血戰三日破走敵寇其孫甲利泰甫于唐德宗六年登位才德出眾創立法制東界土蠻疊侵甲利敗之將和而羅馬之教皇遣使來約淨除土蠻甲利遂進擒蠻王禁之復進攻

回回敗還世子作亂東蠻悖叛甲利旋師虜四千五百人
糜爛之自赴羅馬國都與教皇定議遂為西朝之君羅馬
大里亞為天主教之宗國稱曰教皇凡西禮賢興學文教
洋各國王即位必得教皇札付而後立日進其所建創至今遺蹟尙存崩後諸子分國戰爭國中
五爵各自擅權故王威福不行在宋朝時有民赴猶太國
觀耶穌所活之地又拜聖墓往彼聖域回回族惡之監禁
天主教之信士殺之五爵盡起兵擊回回國取聖城國王
乘其遠出籍其家產人心遂離宋理宗二年路易王登位
兵政由舊判事明允人心悅服拒破英吉利之兵攻破回
回名揚四海嗣王復戰勝英吉利恃勝而驕國政混亂垂
及百年忽有童女勸民出力驅逐叛逆法蘭西王先發新
教賢女教之捕焚新教廣布善教明正德年間與阿里曼

國連戰王為所虜後歸復往他國報復勝負相當萬曆二
十五年顯理王復興正教百姓歸之為邪教之黨所弑其
孫接位好武用兵諸國來朝驕傲凌辱諸國怨之糾軍協
攻王憤辱而崩當康熙五十三年其孫登位縱情背理佞
臣娼妓弄權奢用公錢兵敗國虛新王嗣位是時北方亞
墨里加與英吉利交戰王助亞墨里加戰勝然其餉錢漸
減故招爵僧民三品會集行聚斂之法國人棄王弑之七
年國政混亂有臣曰那波利稔武功服眾嘉慶八年為王
九年恃強驕武旋敗失位前王之苗裔復立民暫安息及
弟嗣位復激民變逐王而別擇親屬立之道光十年新王
創立國家受諫寬仁百姓安堵論西國之權柄大有勢力
我英吉利為第一俄羅斯為第二法蘭西為第三焉顏斯

徐海防餘論曰佛蘭西地廣人多旗色純白可與英吉利
抗衡自古有大仇不能解釋每二三十年爭戰一次每戰
輒數年而後各國爲之講解罷息近與荷蘭連結改旗號
紅白藍三色而登用荷蘭國旗則三色橫用海島逸誌曰
勃蘭西居西北海與和蘭英圭黎鼎峙爲鄰其狀貌衣服
器用並同惟字跡言語則異性甚強悍少經商之徒所以
罕至葛雷巴者和蘭每受紅毛欺陵則倚以爲助勃蘭西
國大人眾英圭黎所畏懼也

右佛蘭西

按歐邏巴人四洲志云英吉利幅員五萬七千九百六十
方里大部落五十三小部落四百八十五所屬斯葛蘭島
幅員二萬九千六千方里大部落三十小部落三百三十
八愛倫島幅員三萬方里大部落三十二小部落四百四

十二通計三處地不足十二萬方里澳門人言中國湖廣
一省十四萬四百七十方里以此觀之是英吉利本國與
二屬島尚不及中國湖廣一省地也第不知近年所佔中
東二印度地幅員何若大約不過斯葛蘭島及愛倫二島
之地耳以較俄羅斯之地方二百五十四萬方里者僅及
十分之一差強較之中國且不及十分之一矣宜其畏吾
中國與俄羅斯也再以人戶考之澳門新聞錄云中國人
民生齒之繁無國可比只湖廣一省已有戶口四千五百
零二萬名江南一省戶口已有七千二百萬名由此觀之
中國只一省已抵佛蘭西英吉利歐羅巴特釐阿三國之
人民又華事夷言云中國繁庶甲乎四海但卽廣東一省
之人可敵他方十餘國各國皆地廣人稀卽印度戶口最

稠亦尚有曠土中國則不惟平地皆田卽山巔嶺側無不層層開墾寸壤不遺其散布于海外各國者尙不知凡幾誠四海所未有嗟乎海外諸國其地之幅員何若其人之生齒何若吾不知也海外夷人講求世務者乃能知之而且言之併吾中國之土地人民亦能知之言之確與否吾亦未知也然大略可觀矣夫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眾甲乎四海如此海外諸國無不震驚而尊之如此彼區區英吉利者地不及吾二十之一人不及吾百之一且其本國有佛蘭西其新開西海之地有彌利堅新開印度之地又有俄羅斯皆強鄰逼近與爲仇讎者彼之患在肘腋實有旦夕之虞苟能知其虛實與其要領何難籌制馭之方略乎曷不盡取外夷諸書與畱心時事者日講求之更進

外夷之人素讎英吉利者日咨訪之乎

右英吉利國員不遇中國

康輜紀行卷之十二終

